

桑海撫聞

潘世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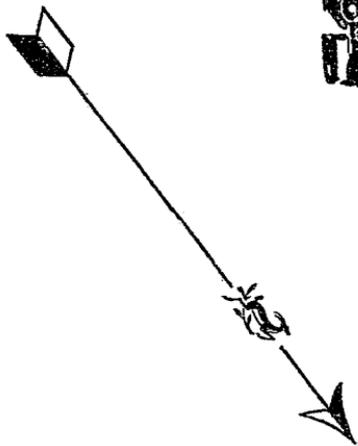
桑
海
摭
聞



3 0475 3691 1

蔡
焦
桐
著

聯
華
出
版
社
出
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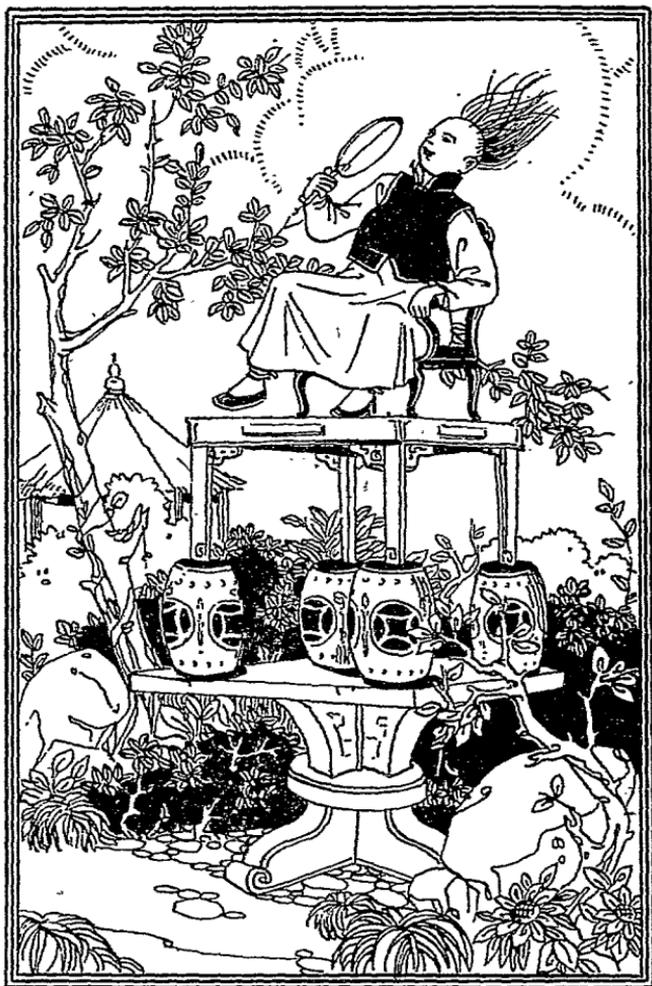
順發印刷公司

精美印件
傾刻立就
專家設計
保證滿意

• 上海北海路一七一號

• 電話九二〇九一號

• 請參看第九頁年羹堯軼事 •



• 蔡振華繪製 •



★ 社 版 製 新 一

里安鴻路南海海上

號七一二三四話電

專 家 組 織	專 家 管 理	•	彩 色 銅 版	套 色 版	網 銑 版	銑 版	銅 版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(承製)

★

• 請參看第五十六頁戊戌政變時之光緒帝與珍妃 •



• 蔡振華繪製 •

快 樂 家 庭

• 歐淵之字文遺消尙高 • 型典之誌雜庭家國中 •

第一卷合訂本開始發售

◆◆◆ 覽要庭家部一是實 • 茂並文圖 ◆◆◆

撰著者有周佛海，奚玉書，錢名山，鄧冀翁，黃嘉德，劉海粟，江亢虎，邵洵美，陶菊隱，徐哲東等諸氏，胥屬一時名流，篇篇精彩，趣味濃郁。並有影寫版七十二頁，由耶靜山，盧施福，李世芳，何佐明等攝影，彌足名貴。

全書高一
寸半，五
寸闊，七
寸半長，
綢面燙金
，實價五元
，特價四元

聯 華 出 版 社

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六一九號

目 錄

桑海撫聞自序·····	一
悔三山人自序·····	一
年羹堯幼年軼事·····	九
陳圓圓之晚節·····	一
清乾隆朝英使覲見軼聞·····	一四
乾隆帝漁色受辱·····	二〇
和坤出身微賤·····	二一
道光間鴉片戰爭失敗之內幕·····	二二
清宮太監·····	三三

富勒渾制軍爲乞巧·····	三四
清慈禧太后遺聞·····	三五
肅順伏法之因果·····	四四
洪秀全之結果·····	四六
李秀成得民心·····	四八
石達開文武全才·····	五〇
戊戌政變·····	五二
戊戌政變時之光緒帝與珍妃·····	五六
戊戌政變時慈禧廢帝·····	五八
拳匪邪術·····	六二
李鴻章對拳亂之沈痛諫草·····	六三

光緒庚子兩宮出走情形·····	六七
拳亂遺聞兩則·····	七〇
袁昶許景澄以反對拳匪被殺·····	七二
趙舒翹爲庚子拳亂禍首賜死·····	七三
拳亂禍骨毓賢之死·····	七五
裕祿崇拜拳匪之可笑·····	七七
劉坤一造福東南·····	七九
洪憲史中珍聞·····	八〇
袁項城死於暗殺之異聞·····	八六
清遺民簡純澤蹈海·····	八八
舊京關帝廟之靈應·····	八九

夢異	九〇
心影	九三
生不相從死亦從	九五
戲劇感人之深	九九
洪憲皇帝之膽黃詔書	一〇二

桑海摭聞自序

嗚呼！時代遷流。朝市改易。由明而清。由清而民國。三百餘年間。滄

海之變爲桑田。桑田之變爲滄海者。亦何可勝道。余生也晚。適當前清洪楊擾攘。英法交侵以後。在兒童時。恆以不克親見往事爲憾。每晚輒翻先君子講解故事。敬誌不忘。及壯。身丁國家多故。凡戊戌政變。庚子拳亂。辛亥革命。張勳復辟。洪憲稱帝等鉅大變故。莫不耳聞而目見之。深入於腦。歷久而不散。因念今日青年之後余而生者。其求知往事之心。當必與余兒童時相若。爰將余父老之所遺傳。及身之所經歷者。一一追錄之。共得三十五篇。名曰桑海摭聞。付之剞劂。以供同好。雖隨筆舒寫。絕無系統之可言。而自明末以來。三百餘年中時代背影。其成敗得失之由。盛衰興廢之故。卽小



見大。由近及遠。或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。倘亦稗官野史之一助乎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 焦桐氏識

焦桐室叢
談之一

桑海摭聞

武進蔡鉞焦桐著

悔三山人自序

悔三山人自序者。我毗陵蔡氏二十世祖紫楓公之遺墨也。紫楓公係威
函公胞姪。叔姪均爲明季顯宦。明亡。威函公在河南開封府任殉節。紫楓
公官留都。亦以不肯阿附馬阮。掛冠歸隱。誓不仕胡虜。當日我蔡氏忠義
氣節。萃於一門。洵足以振勵薄俗。而使頑廉懦立矣。今兩公俱入祀忠義
祠及鄉賢祠。事畧則見毗陵郡志及武進縣志。維其著作。散佚而無傳。殊
爲憾事。昨閱家乘。載紫楓公悔三山人自序一篇。由此可考見先賢之文章

道德。而於明季時代背影。亦可窺見一斑。想留心鄉邦文獻者皆欲一觀爲快也。急錄之如左。

余命遭奇薄。運際艱屯。每牢愁而終歲。復坎壈以相隣。歲在旃蒙單闕。時值蕤賓端午。偶泛桃溪。恣遊岩洞。陰寒中洑。炎威外爍。歸得奇疾。久而彌劇。閱六月來。形容枯槁。肌肉消竭。蒼穹弗惠。藥餌罔效。夜耿耿而向晨。晝沈沈而盼夕。中宵不寐。憂從中來。因思昔賢每述平生。傳示來葉。若相如子雲季長康成。芳軌足式。余豈敢比迹焉。祇以日迫崦嵫。大命將近。親舊散如夏雲。知交摧其秋籜。一旦溘逝。埋骨荒邱。他人不知予心。後昆不見其迹。及猶能把筆之時。畧記胸中之事。貽及子孫。庶曉一二。爰作悔三山人自序云。

山人姓蔡氏。名元宸。字靖公。改字紫楓。號悔三。生於戊午年九月。

爲大明萬歷四十六年。大父仲先公。首舉孫。且得吉夢以爲慶。六歲就外傳。九歲。大母白儒人。去世。十二歲。始學爲文。明年庚午。大人歌鹿鳴。小子知有鼓舞之意。然資質魯鈍。而性捷悟。強記誦。左氏國策史記八大家之文無不讀。輒了大義。過月餘忘之。凡三試學使者院。至丙子泮遊。是年十九歲。八月大父捐館。十月娶有室。已卯舉於鄉。癸未秋捷南宮。友人路惇夫詩所謂兩捷秋闈也。先是壬午十月隨吾父北上至河間。會北騎大入。驅車返。避難任城。明年四月。聞場期改。乃辭大人歸。以慰母氏。六月。又辭吾母息影於橫林蕭寺。大難之餘。百念灰冷。不復夢向長安道矣。無何再往。迫於母命也。榜後。擬急歸。大人復強令赴廷對。荏苒至十月。聞李賊破潼關。窺三晉。京師震動。山人以銓期緩。策騎南還。

當是時賊焰甚熾。有燎原潰隄之勢。神京內外。皆賊耳目。人人言之。

漫無忌諱。甲申之變。已屬人意中事。小臣新進。空洒杞憂之淚耳。未幾而天崩地裂矣。帝后慘殉社稷。（崇禎帝）普天號呼。所不忍言。山人自分隱居終身。不復萌用世之想。至臘終。赴選留都。（南京福王）迫於父命也。時奸相馬逆黨阮。擅權恣橫。勢焰薰灼。正人放逐。邪黨競進。蠅爭蟻附。實繁有徒。已成壞爛不可挽回之勢。山人誤落坑塹。藩維檻束。惜與悔并。履任纔十有六日。馬士英無端疏參。本堂張公有譽詰之。曰。圓海（阮大鍼號）授吾稿。非吾意也。鄒衣白先生又以詰大鍼。曰。投謁不寫門生也。及疏論遲誤軍糧。則同官周爽任內事也。聞者扼腕。或勸之踵門引咎。山人曰。我無咎。奚謁爲。卒不往。乃搆一揭。列其疏中舛謬狀。同里同官某吐舌曰。何竟若是。某固塗面粉眉。曲媚馬阮者。後以呈諸正人。或直之。奸逆頗爲塞嘿。又放軍糧日。有軍人孫某者譁。繫而杖之。某宿衛禁旅也。訴主者

。主者從龍內臣。恃寵囂張。復大譁於大司農前。將以發難。張公調維之。山人持其袖與爭。不爲撓。公曰。門下風義。固應如是。後亦莫敢誰何。山人白楊爲性。少委曲。不可處世。甯堪作官。况日見道上。綠蛆逐羶。雀啾啾而犬狺狺者。輒捉鼻作數日惡。如沐膠而求濯矣。乙酉三月。歸德陷。伯父威爾公殉節。疆土日蹙。風鶴時聞。傳警已逼鳳泗。而南京當軸諸公。宴如也。

五月六日。揚州陷。十一日。天子出都門。山人卽日出關。越二日。南都陷。閏六月。北兵徧江左右及浙西。而薙髮者紛紛。山人奉父母避難於暨陽文林鄉。方暨陽堅守。攻圍凡三月。游騎馳突。鄉井奔竄。以是流離播蕩。遷十餘所。至十月。食盡歸。而家已爲惡奴席捲叛去。真窮人無所歸矣。明年吾母病。至己丑正月去世。又三年壬辰。吾父亡。是年山人年三十有五。而讀

書取功名事君事父之事。於是乎畢矣。山人計五齡內襁褓无知外。侍父母膝下三十年。自通籍後。事君之日。凡一年八月。又兩遭大故。官戶部。攝郎中事三月。司府軍稊米五月。釋褐後。束帶。冠進賢冠。亦一年八月。爲中國髮齒之民二十有八年。至是而天柱折。地維坼。三綱墮。五倫缺。頭顱變。衣裳裂。白日欲暝。逢人如魅。山人當此。如坐幽窖。行漏船。山人其可以死。其猶覩顏覩息於世者。七尺之軀不必死。而心已死矣。然則山人雖生之年。猶死之日矣。山人性卞急。遇事發作。輒不含忍。嘗以小過責人。頃卽悔之。屢改不能。不喜與俗子交。同年生宦於近地。未嘗妄干苟游。山人薄田不多。自析箸後。僅存五十畝。不足自給。故慶弔世禮概不能舉。又頽唐自廢。偶見當途貴客。俗中生面。避之如仇。辛卯秋。遂於宅後葺三楹。聊以容膝。卽六歲以後誦讀處也。然且不蔽風雨。客或以爲陋。山人顏之曰

何陋居。并題一聯曰。『五倫存其二。翳乃吾憂。四素居其三。敢云自得。』客或以爲激。山人好任事。亟人之亟。力所能辦者。不避勞怨。然亦不數問戶外事。自省素無大過。頗有出入處。心行已在中人下。好議論是非。不肯曲狗。遇事直言衝口而出。中無町畦。外無儀簡。率任而已。尤好飲。多酒過。或罵座席間。或醉臥道上。嘗大醉。至嘔血數升。明日勿藥復飲。客笑以爲狂。或詈以亡命。既醒而悔。悔而慚。闔戶踰旬。不敢對客。卽妻孥至。面汗發赤。擁被蒙頭。久之故態復生。終不能改。山人既不慕榮利。不事經營。不存終日之計。以是暮年窮煎。常自戚戚。平時最不喜人訴貧。每以笑人。今反爲友人竊笑。亦不喜華飾。几格窗戶研席。雜取質樸苟簡。冬夏衣被。多用素布。計十年不製一衣。三十歲以前藉內資。後藉內助。迄今白首相莊如故也。山人歷世未久。涉變已酷。悔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功。嘗欲

博涉經史。串貫古今。又欲輯成一書。用示後人。卒之未果。嘗借人書。心所賞者。雖大集必手鈔。刻期而成。好人好學而已不能學。天資近道而學道無功。一廢於酒。一廢於逐遊山水。浪擲浮生。積成大悔。晚自號悔三道人。舉大端耳。三者惟何。一悔生中國。一悔中癸未榜。一悔爲人兄。中土樂國。何以我生之後。觀此閔凶。我朝八十八科題名。偏逢末劫。李密有云。生願爲人兄。得奉養之日長也。吾父母僅得下壽。每誦斯語。輒爲雨涕。居恆急急。顧影怆離。意思零亂。樂天詩有云。『人生不遂志。春同秋日情』是也。嗟乎。山人孝不克盡其爲孝。忠不克成其爲忠。亡廉鮮恥。側足庸俗。盛年已過。髦期忽來。情魄頓摧。沈疴難療。孔北海所云憂能傷人不復永年者。理自然也。山人三載前已卜吉於東橫林百花墩之祖塋。取甲山庚向。將置一棺以待瞑。爲豫述大概以垂子孫焉。乙卯十月病中述。

八世孫焦桐曰。吾祖紫楓公在日。常以大漢河山。淪於異族爲憾。今者種族革命既成。光復我漢家故物者。已二十有六年。不特我後人鼓舞驩忻。想我紫楓公在天之靈。遺憾亦爲之冰釋也。用敢謹述其遺墨以告我邦人。

年羹堯幼年軼事

清雍正朝撫遠大將軍年羹堯。勳名事業。彪炳中外。人皆知之。無待贅述。今述其幼年軼事。有足令人發噱者。蓋年大將軍幼穉時代。頑強好弄。野性難馴。其封翁遐齡方伯。爲延師教讀。輒被攪擾。辭館而去。嗣有異人登門請見。自謂能教之使成大器。方伯喜甚。卽以教子全責。付託於師。師囑方伯闢靜室於花園中。而鍵師弟兩人於內。每食自牖送入。餘勿過問。由

是師終日伏案讀。任今年酣嬉自適。不置一辭。年每獨出心裁。爲種種奇特之運動。一日。年徧取園中椅桌。疊成塹塔式之高臺。巋然上矗霄漢。獨獒升其頂。散髮而坐。每髮一絲。繫蠅一頭。手持蒲葵扇揮之。扇一揮。則千百蒼蠅。亂竄空際。髮皆豎立。絲絲有聲。乃大樂而狂笑。其所爲大率類此。誠有『匪夷所思』者。如是者數月。年覺遊戲之法已窮。殊乏意味。私念師終日讀書。其中必另有樂趣。乃長跪請教。師故麾之去。曰。『汝好弄。讀書非汝事也』。年再四哀懇。并追悔既往。自願折節讀書。以求真樂。師察其意誠。乃詔之曰。『讀書所以爲人。爲人流品不一。其上者爲聖爲賢。闡危微精一之奧旨。行修齊治平之大道。著書立說以傳後世。其次者爲英雄爲豪傑。抱經文緯武之雄才。建出將入相之偉業。安內攘外。以利國家。若夫揣摩制藝。獵取功名。干求利祿。終身碌碌。無所建樹者。品斯下矣。汝果

欲爲何如人耶。』年沈思良久。答曰。『其上者既非吾所能及。其下者又非吾所欲爲。無已。爲英雄豪傑乎。』師曰可。乃定教程。分課目。督責進行。不稍寬假。使年卒赴其鵠以底於成。此所以能爲有清一代名臣。功績勸旗常。勳名垂竹帛也。年既功成名就。深感其師玉成之德。沒齒不忘。厥後延師課子。特懸一聯於書室中曰：『待慢先生天誅地滅。誤人子弟男盜女娼。』玩其語意。可知尊禮其師者備至。責望於其師者亦甚大矣。此事余在童年。先君子爲余言。至今猶謹識之未敢忘。

陳圓圓之晚節

陳圓圓以一歌妓。而關係明清之興亡。其一生事實。值得考古家之研究

。按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謂『吳三桂奉詔入援。至山海關。聞燕京陷。猶豫不進。自成執其父襄。令作書招之。三桂欲降。至灤州。探知愛妾爲賊所掠。大憤。急回關。遣使乞降於我朝。求共討賊』云云。此則通鑑綱目中所謂吳三桂之愛妾。卽指陳圓圓而言。歷來敘述陳圓圓史實者。有吳梅村之圓圓曲。陸雲士之圓圓傳。鈕玉樵之觚賸。陳其年之婦人集。諸家言圓圓爲三桂所寵。大畧相同。維其晚節。則圓圓傳所言。與觚賸實大相反。余以爲明末多俠妓。如李香君卞賽賽輩。皆重視氣節而輕視富貴。殆亦當時風氣使然。陳圓圓識見。當不在李卞兩妓下。雖爲三桂所寵。而將正妃位時。爲明哲保身計。甯願犧牲富貴。甘以女道士終。似觚賸所說。不爲無據。蓋圓圓傳所言。指三桂蓄異志。亦出於同夢之謀。卒至跋扈豔妻。同歸殲滅者。要未可深

信也。善善從長。吾取觚臙。節錄如左。以見圓圓之晚節焉。

觚臙曰『……順治中。延陵（三桂）進爵爲王。（平西王）圓圓將正妃位。辭曰「妾以章臺陋質。謬污瓊寢。始於一顧之恩。繼以千金之聘。流離契闊。幸保殘軀。獲與奉匱之役。珠服玉饌。依享殊榮。分已過矣。今我王析圭胙土。威震南天。正宜續鸞戚里。諧鳳侯門。上則立體朝廷。下則垂型禕屬。稽之大典。斯曰德齊。若欲圍弱絮於繡裯。培輕塵於玉几。既蹈非偶之嫌。必貽無儀之刺。是重妾之罪也。其何敢承命。」延陵不得已。乃別娶中閫。而後婦悍妬絕倫。羣姬之豔而進幸者。輒殺之。維圓圓能順適其意。屏謝鉛華。獨居別院。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。親若姊妹。圓圓之養姥曰陳。故幼從陳姓。本出於邢。至是府中皆稱爲邢太太。居久之延陵蓄異謀。邢窺其微。以齒暮請爲女道士。霞帔星冠。日以藥爐經卷自隨。延陵訓練之暇。

每至其處。清談竟晷而還。癸丑歲。延陵造逆。丁巳病歿。戊午。滇南平。籍其家。舞衫歌扇。穉蕙嬌鶯。聯驢接軫。俱入禁掖。邢之名。獨不見於籍。其元機之禪化耶。其紅綫之仙隱耶。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。已不可知。然遇亂能全。捐榮不御。皈心淨域。晚節克終。使延陵遇於九京。其負愧何如矣。』

清乾隆朝英使覲見軼聞

我國閉關時代。每自詡爲天朝。而以蠻夷歧視世界各國。不屑與之爲伍。清乾隆五十八年。英使瑪戛爾尼來華。赴圓明園覲見高宗。請求互派公使。推廣商業。議訂稅則。仍一不之許。終無結果而返。而當未覲見之前。我

國執政諸人。對於拜跪禮之爭執。鬧出種種笑話。尤至堪發噱。緣泰西習慣。臣下覲見國王。不過屈膝吻手而止。素不習於拜跪。當日我國執政諸大老。必欲瑪氏行三跪九叩首禮。且須依照向例。以額碰地平作響爲度。瑪氏堅執不肯。謂英吉利係西洋獨立國。並非中國附庸。所派聘問專使。與中國邊陲諸小國之貢使不同。無庸服從中國禮制。倘中國必欲強人所難。應先請中國派一職位相同之大員。到彼館舍中。向英吉利帝后聖像。行三跪九叩禮以爲交換。亦無不可。我國諸大老聞之。均有難色。欲以口舌爭。則又理屈辭窮。難於折服。乃改用減饌威逼手段。先減削館舍中饌食。易盛饌而爲草具。使不堪下箸。又平時圓明園中諸皇子及太監等。時到瑪氏處寒暄笑語。以破其岑寂者。至是。亦皆絕跡不往。表示冷淡。使之難堪。並令外間散布空氣。謂皇帝因蠻夷不服天朝禮制。大爲震怒。將降不測之威。以警四裔。詎

瑪使受此種種威逼。仍處以鎮靜。謂彼奉本國君命。不遠數萬里。來華聯絡邦交。實處於賓客地位。中國人苟非冥頑不靈。斷無侮辱外賓之理。始終保持其強項態度。不稍示弱。於是我國執政諸大老。亦無如之何。當初意欲瑪氏屈服者。至此。反不得不屈服於瑪氏。卒允瑪氏參用英禮覲見。僅屈其左膝焉。蓋乾隆帝本豁達大度。決不肯爲此無謂之爭執。此事實左右之希榮固寵者欲討好皇帝。致演成一段趣史。貽外人以口實耳。

當時瑪戛氏曾作覲見記三卷。記述覲見之前因後果。頗爲詳盡。茲特節錄其所記覲見時之盛況。以供談助。（下錄瑪戛氏記中譯文）是日。晨四時。樊周兩大人來。引吾等入覲。覲見之地爲熱河萬樹園。距吾等館舍可三里。行一時許即達。吾部下各員。均隨吾同行。有騎馬者。有同行者。吾則乘

肩輿。輿前有衛隊音樂。儀仗雖不多。氣概頗整肅。吾輩至園門。下馬出輿。步行而入。至皇帝所居大幄之前。其旁有一幄。係華官專爲余等所設者。余等卽在此幄少待。約一點。聖駕至。駕前列鼓樂儀仗。備極喧赫。並有侍衛多人。一路高呼『聖駕到』。余等聞聲。立卽出幄迎接。見皇帝坐一無蓋之肩輿中。用十六人舁之。駕過吾前。吾等隨曲一膝爲禮。華官則行其長跪禮節。是時皇帝所御之衣。爲天青緞所製。冠則天鵝絨製。其狀與蘇格蘭海倫德兵所戴軍帽相似。帽前綴一大珠。華稱東珠。無上之寶物也。皇帝到御幄之前。卽下輿入幄。余俟其升坐寶座之後。卽恭奉吾英皇親筆書信。入幄。至寶座旁。拾級而上。呈書信於皇帝手中。此信裝一木匣中。匣外用鑽石爲飾。皇帝接此。並未啓閱。隨交旁侍之相國。相國亦未啓閱。僅置於寶座旁錦墊之上。

皇帝乃以贈我英皇之第一件禮物授吾。囑爲轉呈。其物名爲如意。乃長一英尺有半之羊脂白玉琢成。蓋取諸事如意寓祝頌之意也。其次。皇帝復以翠色玉如意賜我。余乃出鑲嵌鑽石之金錶二枚答之。

覲見之禮既畢。吾等依導儀者指示。自寶座退下。至左旁錦墊座位坐下。中國各大員依次坐右旁之錦墊座位。每座位前有一食桌。上有桌蓋覆之。各人坐定後。執事官啓桌蓋。則盛饌呈吾目中矣。桌上碟子及碗。堆成方錐形。中盛肴果。頗豐滿。皇帝面前。亦設一桌。食時。意態甚舒適。且覺其胃口甚健。執事官進酒饌於他桌之前。均兩手平托。進至皇帝前。則兩手高舉。以示尊敬。宴飲時。皇帝問吾英國國王年歲幾何。余據實告之。皇帝對余曰。朕今年八十三歲了。望你們國王。同我一樣長壽。言時意願自得。氣概尊嚴。有神聖不可侵犯之狀。然眉宇間。仍流露靄然可親之顏色。精神亦

甚健旺。八十老翁。望之如六十許人也。

其時我國新聞事業幼稚。記載之事。每多荒誕不經。有類神怪小說。當英使瑪戛爾尼覲見時。曾攜有彼國產品多種。贈諸我國政府。天津某報。便登載一段奇異新聞。據言「英國欽使帶來贈品。悉係怪物。其中有小人數名。長不及十二英寸。然作軍裝。勇氣知識。與長大人無異。有一象。大不逾貓。一馬其形如鼠。一唱歌之鳥。其大如雞。食木炭爲活。日需五十磅。此外則更有一魔枕。臥之可得奇夢。遠至臺灣。琉球。歐洲各國。均可於夢中俄頃間得之。不勞跋涉」云云。此種記載。信口開河。無一能合於科學原理者。癡人說夢。價值全無。宜乎英使瑪戛爾尼。當日詳載筆記中。而嘆中國民智未開。傳爲笑柄也。

乾隆帝漁色受辱

丹徒城內有七星街者。其得名之始。乃因前清乾隆帝南巡。至丹徒。駐蹕大學士張玉書家。一日微服而出。經過一處。半畝橫塘。波平如鏡。一女子浣衣池邊。雖裙布釵荆。而皓齒明眸。超然絕俗。儼然小家碧玉也。乾隆帝見而悅之。挑以游辭。女不之顧。浣衣畢。提衣筐竟去。帝尾其後。謔益甚。女怒不可遏。反身掌其頰。竟去。是時帝雖憤極。然爲身分名譽計。卒隱忍之而不敢言。維默誌其居處而返。以生平未受此辱。歸頗怏怏。張玉書怪而詢之。備以實告。玉書曰尙記憶其居處否。帝曰。某地門懸七星燈者是也。玉書知天威不可測。女家勢將不免於罪戾。乃密令人諷示之。且囑該地

居民。各家俱懸七星燈于門上。俾不得認清女家。既而女自知辱及皇帝。罪不可道。急自縊。追捕役至。則沿門均有七星燈。無從辨別。而乾隆帝已悟爲張玉書之謀。卽亦置而不問。後玉書以女縊死上聞。帝憫其貞烈。特旌其門以彰之。而七星街之名乃自此始。

和珅出身微賤

和珅爲清乾隆中葉之首相。嘉慶四年。以貪墨不法伏誅。當其盛時。倚勢弄權。貪憚罔忌。各省督撫司道。往往布置其私人。卽非私人。亦均畏其勢焰。競營獻納以固祿位。故其私產富有。卽乾隆帝亦無以過之。可謂富貴極矣。然究其出身。實一輿臺耳。初。和珅籍隸滿洲正紅旗。爲八旗官學堂。

官學生。夤緣至鑾儀衛當差。選昇御轎。一日。乾隆帝將出。倉猝求黃蓋不得。帝怒。斥左右曰『是誰之過』。各員瞠目相向。不知所措。和珅朗聲應曰。『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』帝見其儀度俊雅。聲音清脆。乃曰。『若輩中安得有此解人。』因問其出身。則官學生也。由是昇轎行走。帝於路中詳詢其所讀四書五經。和珅皆能背誦不謬。并能畧解其大義。帝頗爲賞識。遂派總管儀仗。升爲侍衛。擢副都統。不久。竟遷侍郎。在軍機處行走。專寵用事。乃由尙書授大學士焉。蓋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後。嚮用益專。及其子豐紳殷德。復尙公主。而權勢愈薰灼。炙手可熱矣。噫。富貴逼人。不求自至。和珅以一與佚而竟爲首相。豈始料所及哉。

道光間鴉片戰爭失敗之內幕

我國積弱。爲世界列強所輕侮者。自前清道光間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始。而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者。實因穆彰阿之妨賢病國。及琦善牛鑑之。貪財賣國。有以致之。

先是道光十九年。湖廣總督林則徐。慮鴉片之流毒中國。痛陳利害。奏請嚴厲禁煙。謂烟不禁則國日貧。民日弱。數十年後。不惟無可籌之餉。抑且無可用之兵。宣宗甚賞之。卽召拜爲欽差大臣。令查辦廣東海口鴉片貿易事。兼令爲兩廣總督。節制水陸各軍。以防英兵侵入。翌年。林公銜命到廣東。規畫週詳。厲行烟禁。凡販賣鴉片者殺。輕者流。吸食者黥。期以三月不悛。分別刑責。又延請名醫。配合戒烟丸藥。施給貧民。迫令英商繳出烟土二萬餘箱。不許通商。並搜盡民間烟具。付之一炬。於是英兵遂進攻廣東之尖沙嘴。林公立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。而嚴斷其接濟。先後六戰。英兵

皆受創去。奏上。宣宗手勅報曰『朕不虛卿等孟浪。但誠卿等畏蒞。先威後德。控制良法也』。林公奉勅。益慷慨任勞怨。英人窮蹙。屢撼公不動。大懼。知粵中戒備嚴密。無隙可乘。乃改犯閩浙。初擾廈門。被總兵寶建彪擊退。乃由舟山陷定海據之。掠甯波。窺吳淞。騷擾沿海。以資恫嚇。而陰使洋員義律挾重貲北上。運動中國權貴。中傷林公。使之他去。

道光季年。政府中主動人物。滿首揆爲穆彰阿。漢首揆爲潘世恩。惟世恩資望雖重。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。不爭政權。故軍國大事。悉爲穆彰阿一人所主持。穆爲人專權恣肆。妨功忌能。凡有異己者必排除之而後快。彼見林則徐禁烟。爲宣宗所激賞。早存嫉妬之念。及英人騷擾閩浙。攻陷定海。遂以林辦事操切。輕啓邊釁爲詞。挾制宣宗。入林於罪。而一意主和。是時英人義律乘軍艦猝至大沽口。獻書於直隸總督琦善。謂焚毀鴉片之釁。起自

林則徐一人。向索償不與。反遭其詬逐。乃入浙江。遞書與總兵不受。再遞書與浙撫又不受。故越浙而至此。請爲轉圜。並以重利誘琦善。琦善信其說。卽欲爲轉圜。天津道陸建瀛。謂夷踞定海。而來此託詞就撫。是據邑以要我也。宜與戰。奪其艦。俘其人。俾還我以定海。然後徐議和。方爲善策。而琦善執不可。設盛筵。宴其軍艦中曾目十餘人。且以溫語慰藉之。謂將乞恩朝廷。特遣重臣。馳赴廣東。平反焚毀鴉片事。奏入。適合穆彰阿意。未幾。朝令下。卽以琦善爲欽差。令赴廣東查辦。尋又令爲兩廣總督。而謫林公戍伊犁。於是英人乃大喜。

廣東沿海炮臺。曰沙角。大角。虎門。橫檔。烏浦。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。棋布星羅。前輩相度地勢。聯絡聲援。實煞費經營。爲後人所不能及。其內河則木椿鐵鎖。載石沈船。奏移高廉道。駐紮澳門。守以重兵。嚴禁奸

民相勾煽。雖百英艦。無能爲役。要皆林公力也。自道光二十年冬琦善代林公督粵。預存不欲戰之心。見英艦至虎門。則急撤烏浦兵。至烏浦二沙尾。則又急撤獮德省河兵。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船。及竹梯火箭之屬。盡去內河碇石。坐使敵人出入裕如。罔有障礙。蓋琦善在直隸時。早與英人義律默契。允以香港割畀英人而索賂一千萬兩。名之曰烟費。（見黃天河金壺七墨卷二）義律許以七百萬兩。先繳百萬。故到廣東後。盡反林公所爲。急撤防以媚英人耳。豈知英人見我海防盡撤。無復有所顧慮。琦善既允以香港易定海。而英人猶以爲未足。並索甯波上海各口。不許。竟攻虎門。先陷口外之大角沙角兩炮臺。及靖遠炮艦。水師提督關天培。卽日告急于琦善。且請增兵。以固省城門戶。琦善仍執和議。不之許。關天培固請。僅予兵二百。令暗渡以助之。於是關天培卒以戰死而虎門陷。

道光二十一年春。琦善既允義律割香港畀英而收回定海。奏入。宣宗大怒。斥其甘受英人欺侮。迷而不返。爲此遺臭萬年之舉。遂立褫其職。下刑部獄。命將分道出兵。絡繹赴浙粵諸省。而特命兩江總督裕謙爲欽差大臣。馳抵鎮海督師。提督余步雲爲之副。維此時英人既陷我虎門。氣焰益高。欲望益肆。聞廟謨中變。和議不成。復率軍艦。回攻定海陷之。致葛雲飛（諡壯節）王錫朋（諡剛節）鄭國鴻（諡忠節）三總兵同日戰死。英兵由是乘勝進攻鎮海。余步雲恆怯不敢戰。守招寶山之師先潰。致鎮海城又陷。裕謙投泔池以殉。水淺不得死。乃退至甯波。吞金死。（諡靖節）此本年九月間事也。裕謙既死。朝命江蘇布政使牛鑑。升任兩江總督。繼裕公督師。牛鑑者。貪利小人也。英人知其可以利誘。勾結我國滬上奸民。爲之說客。許牛鑑以重金而撤吳淞之防。牛鑑密許之。惟懼爲淞江提督陳化成所覺。不得不佯出視師。

。當是時我國廣東之虎門。浙江之鎮海。雖皆爲英人所陷。猶幸長江下游有吳淞東西兩炮臺。足爲屏蔽。果能善自籌防。聊固我圉。則英人斷難擾我沿江腹地。乃牛鑑甘心賣國。絕無防戰之意。旣膺榮命。駐節蘇州。時往來杭紹之間。逍遙西子湖上。儼有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風。而幕府諸君。亦同臭味。皆濫支軍餉。搜羅珍異。以博大帥歡。會天寒風雪。帥府帘幕壁衣之屬。皆以貂狐洋鼠爲之。圍爐擁酒。侑以管絃。自樂其樂。一若敵兵侵入。與己無關痛癢者。

道光二十二年夏四月。英兵將寇吳淞。先以弋船三十艘。進攻乍浦。乍浦爲滿都統駐防之城。英艦一至。發炮數聲。屯卒八千同時解甲。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。滿營官兵。被難尤慘。是時駐守吳淞東炮臺之提督陳化成。聞乍浦失守。江浙騷然。飛告牛鑑。請益兵。以資嚴備。牛鑑方遨遊海

上。嘗言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。藤牌兵八百。陳提督恃以無恐。迨五月初旬。英艦由外洋探險而入。牛鑑方自滬至淞。見之。佯作驚疑狀。陳提督寬慰之曰。『毋恐。英人所恃。不過槍砲。某經歷海洋數十年。此身在槍砲中出死入生者屢矣。今日火攻。頗有把握。願以身當之。苟得挫其鋒。後路援兵。一鼓而進。英兵不足平也。太帥維坐鎮行轅。毋輕出入。致爲英兵所注目。斯可矣。』次日。英艦果入口。陳提督揮令開炮。首擊沈其火藥艦一。又中其象鼻頭桅之戰艦三。斃其兵三百餘。英兵却退。繞出小沙渡。牛鑑聞勝。急自行轅。盛衛以出。將及西炮臺。英司令官自桅頂持遠鏡望遠。適見牛鑑輿過。突飛炮注擊。逐其左右隊而攻之。徐州兵先退。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擁牛鑑回城。督標兵遽呼曰。大帥傷矣。西炮臺師。遂潰。斬之勿能止。由是東炮臺守兵。亦棄臺走。時陳提督方在陣前。指揮弁兵作戰。

。炮彈簌簌從冠側過。若行所無事。屹立不少動。英兵疑其非人。及偵知公。相與大驚。併力攻之益急。公見後無援軍。撫膺頓足曰。垂成之功。敗於俄頃。牛帥殺我矣。遂中炮。飲血死。殞於嘉定之關帝廟。由是吳淞又陷。而牛鑑卽日逃之蘇州。再逃之江甯。江浙士民因爲之謠曰。一戰甬江口。督臣死。提臣走。(督臣指裕謙提臣指余步雲)再戰吳淞口。提臣死。督臣走。(提臣指陳化成督臣指牛鑑)蓋醜牛鑑之不如裕謙也。

英兵旣陷吳淞。乘勝溯江而上。勢如破竹。所向無前。駛過江靖。卽陷鎮江。駐防旗兵。無男女老少。悉遭屠戮。遂逼金陵之下關。據鍾阜之要塞。此六月間事也。時牛鑑方自滬逃回。沿江告警。一日數驚。牛鑑不謀江上之守。惟假危言以脅朝廷。觀其奏詞。旣鋪張鍾山架炮之事。又撫拾道聽之言。謂英人將前挖高家堰。以効腐鼠之嚇。蓋秉承穆彰阿之意旨。挾制宣宗

。使不得不出於和耳。

由是清政府乃派耆英伊里布爲議和全權大臣。與英將璞鼎查訂立江甯條約。除償還鴉片費及軍費共一千八百萬元外。並割讓香港與英國。開闢廣州廈門上海福州甯波五口爲商埠。當時蒲城王文恪公（名鼎）聞和議。痛哭爭。不能得。竟以尸諫。草遺摺數千言。力排和議之非而斥穆彰阿之奸。卽夕自縊死。而其遺摺。卒爲穆彰阿所泥。不得上。以暴疾卒奏聞。王文恪歿後。祁騫藻繼之力爭。然祁在軍機爲後進。且漢大臣無權決事。故穆彰阿乃得暢所欲爲。聞江甯和約既定時。宣宗負手行偏殿。一日夜未嘗止。內侍但聞其太息聲。漏下五鼓。宣宗頓足長歎。旋入殿。以硃筆草草書一紙。封緘甚固。時宮門未啓。命內侍持送樞府。戒之曰。但與穆彰阿。毋爲祁騫藻所見。蓋卽命議和大臣簽字於和約之廷寄也。自此宣宗遂忽忽不樂。卒成病而崩。

嗟乎！自穆彰阿嫉妬賢能，排斥林則徐（諡文忠）以去。而使琦善、牛鑑等貪利小人，付之疆寄。致禁烟政策，功敗垂成。墮江海之大防。長虎狼之凶焰。迨兵臨城下。不得已而割地求和。卒造成五口通商之江甯條約。自此我國藩籬盡撤。坐視黃鬚碧眼。出入自由。延至於今。海鳥羣飛。鯨魚跋浪。爲所欲爲。夫誰敢制。推原禍始。果誰之過歟。宣宗旣崩。文宗（咸豐帝）嗣位。首先頒示騰黃。爲林則徐雪冤。而著穆彰阿之罪曰。『大學士穆彰阿保位貪榮。妨賢病國。小忠小信。陰柔以售其奸。僞學僞才。揣摩以逢主意。從前洋務。穆彰阿傾排異己。殊堪痛恨。若一旦置之重法。實有不忍。着從寬革職。永不敘用。』於是主戰主和之功罪是非。大白於天下。雖然。穆猶得保其首領以歿。豈足以蔽其誤國之罪哉。

清宮太監

我國歷代帝王。每用刑餘之人（被宮刑者）。爲宮禁中服役。謂之宦官。亦稱太監。太監雖賤。而以朝夕曠近帝王之故。每能憑藉權勢。擅作威福。足以劫持諸王大臣而有餘。如清宮中之安德海李蓮英兩太監。皆爲慈禧太后所寵幸。其勢焰盛時。凡諸王貝勒以及滿漢大臣。固莫不奉承維謹。無有敢將其虎鬚者。據熟悉清宮祕史者言。宮中太監。分甲乙二種。甲種太監。僅闕割其辜丸。乙種則有黑太監之名。凡屬男子原具之形勢。割除盡淨。使人難辨雌雄。甲種太監。責在管理宮中房屋花木。凡勞力之役。均若輩所司。乙種太監則爲妃嬪宮女之侍者。凡衣飾之整理。鏡奩之拂拭。梳洗脂粉之勻

調。皆此輩之職務。不啻宮眷所用之婢媼也。

富勒渾制軍爲乞丐

梁溪薛福成星使庸盦筆記。載某制軍爲乞丐一則。存心忠厚。諱其姓名。蓋卽指富勒渾制軍也。富。八旗籍。爲和珅之私人。乾隆朝。和珅柄政。富受其卵翼。得任某省制軍。及嘉慶四年。和珅以墨敗。冰山旣倒。富亦罷官。當其在任時。聲勢煊赫。氣焰逼人。凡僮僕姬妾狗馬玩好飲食服御之物。靡不窮極奢侈。任意揮霍。及罷官。居京師。不數年。百萬家資。悉化烏有。又以其品性惡劣。戚族交游。皆鄙夷其爲人。苟遇告貸。嚴拒不納。富不得已。乞食市中。苟延殘喘。是時凡與富有舊之王公貴人。皆掉頭不顧。

維大興朱文正公珪惻然憫之。戒閹者勿拒。以故每隔旬日。富必至朱處。至則予以青蚨二百文。俾得一飽。一日。富往朱處。入門。不見一人。徑進書室。竊一古銅鏡而出。迨文正查覺，仍戒閹者勿向追索。并不可宣揚。惟以後富至。囑僕人侍茶。留心監視而已。其待人忠厚也若此。余在童時。常聞先君子季謨公言。人之一生福祿皆有定數。維能節前日之有餘。方能補後來之不足。倘不愛惜物力。恣情享用。一旦福祿既盡。未有不流爲乞丐者。今觀富勒渾事。益信我先君之言之不虛矣。可不知所戒哉。

清慈禧太后遺聞

清慈禧太后。執同光兩朝之政權。前後信任兩總管太監。造成種種罪惡

。其在同治朝。與東宮慈安太后。相並垂簾。事權猶難獨擅。當時曾寵一總管太監曰安得海。卽世所稱爲小安者是。慈禧每遊西苑。常令小安服戲裝以隨。并賜小安以御用服飾。罔所顧忌。嗣又密派小安出京。藉採辦龍衣爲名。到處索賄。事爲山東巡撫丁寶楨所聞。以爲太監出京。有違祖宗成例。立卽報告恭王請訓。時慈禧方在觀劇。恭王固素恨小安。遂徑往東宮。請慈安降旨。卽行就地正法。及慈禧回宮知悉。已不及營救。此同治八年事也。

安德海旣誅。繼之爲總管太監者卽李蓮英。李本皮匠學徒。故人稱爲皮硝李。初混入宮。慈禧見其美豐姿善應對。遂留爲宮監。日見信任。而卒奪小安之席。相傳慈禧在宮中。常作觀音大士裝。而令李飾韋陀以侍。兩人對稱。恆用『咱們』二字。其親密可想。由是李權日益專。勢日益橫。凡王公大臣。無不仰其鼻息者。嘗對人言。『黜陟百官。皆任吾意。雖皇帝亦末如之

何。』故戊戌政變。庚子拳亂。皆李德惠慈禧。一手造成。識者謂清之亡。實亡於李蓮英。非過言也。

李深悉慈禧性情。善於迎合。私定例規。賣鬻官爵。得資則與慈禧四六均分。故慈禧每利用之以增殖私產。而李亦得富擢王侯。庚子兩宮西狩時。李曾窖藏其私蓄於京城中。爲數不貲。不幸爲法國軍隊探悉。胙篋以去。甚懷喪。其失之東隅者。意欲收之桑榆。自此貪黷益甚。凡一大員到差。運動費有至三十二萬金者。故自庚子以後七八年間。某西人曾調查其私產。凡存儲各典當各銀號者。不下二百萬金鎊。亦足驚矣。

維李雖貪黷。而心頗機警。善於趨避。鑒於安得海被誅事。從不敢侵擾外省。并不敢僭越以求高位。恰守祖宗定制。終其身四品頂戴。未嘗妄冀非分之虛榮。其待人亦甚和易。講交情。善談諧。滿大員常樂與之遊。而挾以

自重。當端王欲利用拳匪排外時。嘗對軍機處言。『李總管亦贊成此議。』此可見李之意旨。卽無異太后之意旨。固無人敢反對之也。李平日與滿大員交。多聯絡。少嫌怨。故能卒保其首領以歿。不蹈小安之覆轍云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清咸豐末年。英法聯軍入京。帝巡幸熱河。疾大漸。同治帝遂以五齡童子。入承大統。母以子貴。慈禧當然由貴妃而升爲太后。當時熱河行宮中。執攬大權者。爲怡親王載垣。鄭親王端華。及軍機肅順。三人狼狽爲奸。謀攝朝政。強迫病帝。願命彼等爲贊襄政務大臣。而以載垣輔佐幼帝監國攝政。並預擬各項諭旨。幽禁慈禧。黜退恭王。排除在朝之異己。而易以私黨。俟帝賓天時。卽行矯詔。維滿清世代相承。有一傳國印璽。文曰。『世傳受命之寶』凡大行皇帝遺詔中必蓋此印。方足傳信。此印本皇帝隨身佩帶者。

而早入慈禧掌握中。則載垣等雖欲矯詔。以遂其陰謀。勢不可得。乃不獲已。而定暗殺兩后（東宮慈安太后。西宮慈禧太后）之計。

清制。凡大行皇帝靈柩自外歸。嗣皇及后妃等既在梓宮行祭奠禮畢。當先回京。以便迎迓。因是載垣即遣其部下兵隊自熱河護送后妃等歸京。密令心腹相機暗殺兩后於古北口外之荒僻處。事爲侍衛官榮祿所聞。榮祿者平素忠於慈禧者也。急帶兵離梓宮。星夜前進。追及兩后而保護之。得免於難。慈禧先載垣等三日至京。急召集王公大臣之附己者。開祕密會議。籌對付方策。皆謂慈禧雖握有世傳受命之寶。苟藉此捉拿扈從梓宮大臣。殊非尊敬大行皇帝之意。祇可虛與委蛇。不露聲色。表面上仍依禮節而行。俟大行皇帝靈柩到京後。先撤去三人贊襄大臣名義。再相機行事。

慈禧乃命恭王於京城西北門內。預設一祭奠靈柩之大禮堂。駐兵四周。

以防意外。及載垣等護送先帝靈柩至。兩太后率幼帝及各王大臣。皆孝服出迎。迎入大禮堂。依次行禮畢。慈禧持鎮靜嚴肅之態度。以太后身分。對載垣言曰。『東后及予皆深感汝扈從梓宮之勞。今大事已畢。監國之名。宜即撤去。』載垣聞之。遽厲聲曰。『予之監國。乃大行皇帝遺命所授。兩太后無權以去之。今嗣皇帝尙在冲齡。苟非予所允許者。無論何人。皆無權召見臣工。』慈禧曰。『今勿多辯。且看將來。』語畢。立命左右侍衛將載垣。端華。肅順逮捕看管。三人見四周軍隊密布。皆慈禧親信之人。知已入虎穴。無可反抗。不得不俯首就縛。

及慈禧回宮。首與東后同降一旨。蓋以世傳受命之寶。證明兩后有垂簾聽政之權。載垣。端華。肅順有朋比爲奸蒙蔽先帝之罪。又降旨革去三人爵位。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處。按律分別輕重具奏。結

果。僉謂三人跋扈不臣。罪大惡極。於國法無可寬宥。當凌遲處死。慈禧又故示寬大。加恩令載垣。端華自盡。肅順則減爲斬立決。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監視行刑。其餘載垣私黨。如景壽。穆蔭。匡源。杜翰。焦佑瀛等。或革職。或發遣。而慈禧之政敵。乃從此一網打盡焉。又肅順平素貪婪無道。所殖私產。不下億萬之數。慈禧派西拉布前往查抄。悉沒收之入己橐云。

及同治十二年。帝已十七歲。欽天監遂選定正月十六爲帝親政之期。兩太后由此歸政。慈禧當退處於無權矣。詎甫及一年而帝又夭折。光緒帝以弟繼兄。慈禧乃仍得獨攬大權。支配朝政。

據熟悉清廷內幕者言。同治帝自幼輸誠於東宮慈安太后。爲慈禧所不喜。迨帝成年。慈禧乃授意心腹太監。勾結內務府文喜桂寶諸人。引帝出宮外

作狹邪遊。故使傳染花柳病以促其年壽。以故帝常挾內監。遊城南勾欄中。作長夜之飲。至翌晨臨朝。往往未歸。卽歸。亦醉而未醒。召對軍機。言語動多失次。當時滿大員桂慶恐帝年幼好色。將不永其命。曾奏請兩太后。速誅蠱惑之太監。注意皇帝起居以護聖躬。而慈禧反斥爲多事。意頗不懌。其心計之惡毒。於此可見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。帝忽得痘症。卒因以殞落。夫所謂痘症者。實卽花柳病耳。向使帝不中慈禧之毒計。何至於此。

雖然。同治帝崩。若爲其立嗣。則同治皇后（崇綺之女）當爲太后。而慈禧不能仍執政權也。當時皇族。多數主張立道光帝曾孫。爲同治帝嗣子。而慈禧獨違反衆意。破壞清代祖宗家法。主持立醇王子載湉繼承大統。開兄終弟及未有之先例。致演成吳可讀尸諫慘劇。是果何爲者；爲欲仍居太后地位。以操縱大權耳。而當時慈安亦主張立恭王子爲帝。恭王子與醇王子同輩行

。而慈禱又不願者。一則因恭王前殺安德海。懷恨於心。尙有芥蒂。一則因恭王子年已十七。不久卽須親政。於國不便。若立醇王子。則年僅三齡。已爲太后。垂簾聽政之日正長也。（慈安秉性恬淡。不爭政權。）

慈禱既蓄意立醇王子載湉爲帝。成竹在胸。早有佈置先調集榮祿部下之旗兵。密布宮禁。又調集李鴻章部下之淮軍。滿駐京都。更驅策太監爲之心腹。侍衛爲之爪牙。擁護左右。使反對者不敢有所舉動。當同治賓天皇后慟哭梓宮之時。慈禱乃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。立召王公大臣。在養心殿議立新帝事。養心殿在紫禁城西偏。距梓宮不下五里。必如是。則皇后不及參與。庶減少爲大行皇帝立嗣之糾紛也。當日會議席上。兩太后爲主。與議者。皇族軍機及封疆大臣。共二十五人。此二十五人中。傾向慈禱者實居大半。蓋自慈禱擢用曾李等削平洪楊之亂。臣下固莫不擁戴之而維其馬首之是瞻。故

當開議之始。雖有少數皇族主張爲同治立嗣。而慈安亦主張立恭王子。皆與慈禧意見相左。彼此爭持不決。嗣用投票法取決多數。而慈禧終占優勝。於是醇王之三歲幼子。卒登大寶而爲光緒帝焉。旣而慈禧又隱諷同治皇后殉節。后乃解帶自經。噫！慈禧之心計。亦惡毒甚矣。

肅順伏法之因果

清咸豐朝。有所謂三奸者。卽怡親王載垣。鄭親王端華。軍機大臣肅順是。肅順爲端華同母弟。本一浪蕩子。平居驕鷹籠鳥。時出入於聲歌賭博之場。嗣因載垣端華陰謀攬權。欲以聲色蠱惑咸豐帝。使不暇問政。乃介紹肅順入內廷供奉。尤善迎合上意。爲上所信任。不久竟遷入軍機。及咸豐帝崩

。同治帝以五齡幼童嗣位。三奸乃自恃爲顧命大臣。欲謀害東西兩太后。以遂其操縱大權之計。幸爲西太后所制。宣布罪狀。同時伏誅。其載垣端華兩人。依親貴例恩賜自盡。而肅順則爲逆謀主使。照叛逆論。綁赴西市斬決。死後。籍其家產。不下億萬。悉爲西太后所有焉。初。肅順之父烏爾棍布。在道光間罷朝還家。中途見一小家女。極妖豔。心悅而好之。歸告家奴趙某。欲探其究竟而買以爲妾。嗣探得該女爲回教徒某甲之女。某甲向以賣馬草爲業。其業雖賤。而人頗誠篤有古風。女已字人無可挽回矣。烏爾棍布乃與趙設計。使趙僞爲被家主逐出狀。僞居某甲比鄰。知某甲貧。斥金錢與之交結。代爲償債。不取息金。又陰使惡少調其女。散布流言。謂女不貞。壻家聞之。議退婚。某甲執不可。烏爾棍布無如何也。會提督衙門。捕得盜案。趙大喜。乃袖鉅金賄盜。攀某甲爲窩主。盜如其言。時九門提督卽係烏爾棍

布。立命緹騎捕回教徒某甲至。嚴刑審訊。某甲不服。呼譽。趙乃預裁賊證於某甲家中。陰令盜指實其處。遣兵役往搜。得之。使某甲無可抵賴。遂定讞。與盜皆論斬。某甲既死。舉家無以爲生。趙又時時供給薪米。久之。乃謂女母曰。『汝家不幸遭此變故。人亡家破。何以久持。今聞增又將退婚矣。女大須嫁。胡所適從耶。』女母無計。向趙泣曰。『維大叔命。』趙因勸其納女於烏爾棍布。於是納妾之大欲乃償。越年是女竟生一子。卽肅順也。相傳肅順卽其外祖某甲之轉世。蓋烏爾棍布既破某甲之家以奪其女。某甲卽託生其女腹中。以滅烏爾棍布之門。因果相循。其理至爲明顯。豈能視爲無稽之談哉。

洪秀全之結果

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。以一天主教徒。自粵西發難。直搗武漢。沿長江順流東下。建都金陵。十有二載。徒以溺於宴安。恣爲淫樂。諸王自相猜忌。自相殘殺。致軍心不固。着着失敗。最後。清兩江總督曾國藩。又親率大軍合圍金陵。斷其接濟。致城中械盡糧絕。日食一餐。洪秀全不得已。乃命其左右宮監。將木葉樹皮。磨粉成糰。藉以裹腹。名曰天糧。并令民間每家各儲十擔。爲困守待援計。奈死守五閱月。而援兵終不一至。洪秀全自知不能保。仰天呼曰。『天乎天乎。非天帝棄余。余實違天帝之旨。以有今日也。』語罷。遂仰藥死。死後。內監以黃綬裹其屍。密埋宮中。罕有知者。未幾城破。竟爲曾國藩所得。戮其屍焚化之焉。茲節錄曾國藩當日戮屍奏稿如下。

『……偽天王洪秀全逆尸。將士積憤之餘。皆欲得而甘心。直至六月二十七日。始從偽宮內掘出。二十八日。抬至營次。臣與臣弟國荃驗看。……』

該逆尸遵尙邪教。不用棺木。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。雖袴脚亦係龍緞。頭禿無髮。鬚尙全存。已間白矣。左股右膀。肉猶未脫。驗畢戮尸。舉烈火而焚之。又有僞宮婢者。係道州黃姓女子。卽手埋逆尸者也。臣親加詢問。據供。洪秀全生前。經年不見臣僚。四月二十七日。因官軍攻急。服毒身死。祕不發喪。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。……」

噫！洪秀全爲十二年太平國主。攻破十有六省。佔據六百餘城。滿清天下。亦旣三分有其二矣。乃卒爲曾國藩所翦滅。而其結果也竟如此。

李秀成得民心

太平天國諸王中。維忠王李秀成熱心國事。深得民心。李嘗統率大兵。

駐節蘇州之澚墅。今興賢橋東首。有一小洲。上建文昌閣。四周繚以厚垣。卽其舊壘之遺跡也。據鄉老言。李在日。愛民如子。約束其部下。不得有犯民間秋毫。以故鄉人戴德。至今遺愛猶存。當曾文正攻克京陵之日。李痛哭流涕。本擬與天王洪秀全同殉。乃爲其左右擁至鄉間。鄉民皆爭爲藏匿。擔保安全。不幸爲清將蕭孚泗親兵王三所賣致被曾軍擒獲。一時鄉民大動公憤。捕殺王三而投之於河。以爲報復。其受人愛戴也若此。又李被擒後。禁錮囚籠中。翌日。曾軍又擒松王陳德風至。一見李。卽在囚籠外長跪請安。雖身爲俘虜。其部下仍敬禮勿衰。更可見其平日所爲。有以感人者深矣。余昔年曾見梁任公所編清代史一冊。內載李秀成供詞。洋洋數萬言。勁氣直達。其忠肝義膽。流露於筆墨間者。誠令人可泣而可歌。向使太平天國諸臣。果皆如李之爲人。一致愛民。同心建國。又何至土崩瓦解。卒爲滿清所覆滅哉。

。曾國藩獲李後。以爲民心未去。羽黨甚堅。恐械送京師。難免中途被劫。錄供後。不待獻俘。卽置之法。蓋尙有所戒也。

石達開文武全才

石達開。廣西貴縣人。文武全才。爲世所重。清咸豐間。洪秀全革命。建太平天國於金陵。封石爲翼王。統兵轉戰大江南北。每以奇兵制勝。爲曾文正所稱賞。寓書勸降。石不肯。因答以律詩五章。其二云。『曾摘芹香入泮宮。更攀桂蕊趁秋風。（曾中舉）少年落拓雲中鶴。陳迹飄零雪裏鴻。聲價敢云空冀北。文章今已徧江東。儒林異代應知我。祇合名山一卷終』。其三云。『不策天人在廟堂。生慚名位掩文章。清時將相無傳例。未造乾坤有主

張。况復仕途多幻境。幾多苦海少歡場。何如著作千秋業。宇宙長留一瓣香。
。『其三云』揚鞭慷慨蒞中原。不爲仇讎不爲恩。祇覺蒼天方憤憤。莫憑赤手
拯元元。三年攬轡悲羸馬。萬衆梯山似病猿。我志未酬人亦苦。東南到處有
啼痕。『其四云。』那個將才同衛霍。幾人佐命等蕭曹。男兒欲畫凌烟閣。早
夜當爛虎豹韜。滿眼河山悲歷數。到頭功業屬英豪。每看一代風雲會。濟濟
從龍畢竟高。『其五云。』大帝勳華多頌美。皇王家世盡鴻濛。賈人居貨移神
鼎。亭長還鄉唱大風。起自匹夫方見異。遇非天子不爲隆。醴泉芝草無根脈
。劉裕當年田舍翁。』又雲南魯甸縣距城北五十里之竹賢鄉。有人發見石刻
。『係昔年石敗經該處之嚙指題岩殘句。每字大八分。係行書。其句云。』
無事看花兼看竹。有時長嘯復長歌。』又石嘗親作駢儷檄文。布告民衆。其
中有一聯云。『忍令上國衣冠。淪于夷狄。相率中原豪傑。還我河山。』觀

此。則石之文才。實可與唐之駱賓王相勒矣。惜其遭時不偶。爲西王韋昌輝所忌。欲置之死。石乃遁出金陵由江西入湖南。攻桂林不克。再走湖南。攻粵境。遣其羽黨分擾滇黔。皆不得志。復渡金沙江。擬由邊地土司僻徑入川。行至大渡河。不幸爲川軍唐友耕所敗。退至老鴉灘。乃一蹶不振。卒爲清軍誘降被殺。傷已。近聞廣西官紳白崇禧等。追念地方革命先烈。發起在貴縣中山公園中。創建石達開紀念塔。並築翼王紀念亭。業已告竣。舉行落成典禮。又擬在湖濱石達開故宅處。建立達開紀念碑及翼王亭各一。以垂永久。如是則石雖失敗於當時。而能彪炳于後世。九原有知。夫復何憾。

戊戌政變

遜清光緒戊戌，慈禧太后既已撤簾。政權悉由帝握。一時帝頗奮發有爲

蓄意變法圖強。銳進一切。遂重用南方維新黨人。畀以機要各職。每日必召見康有爲與商國是。康乃與其同黨梁啓超，譚嗣同。林旭。楊銳。劉光第。楊深秀。康廣仁諸人。密謀變法先決問題。皆以爲舊黨勢力不滅。則新政推行必多窒礙。縱有籠絡袁世凱。予以兵權。使之助帝。先殺直隸總督榮祿。于天津督署。隨調新軍一萬人入都。圍怡和園。監制太后。同時捕拿剛毅。裕祿。懷塔布。許應騷諸守舊大臣。以剷除維新之障礙物。而後可以暢所欲爲。謀定。帝以爲然。卽於八月初一日。在仁壽殿召見袁世凱。問以『苟付汝以統兵全權。能矢忠於朕否。』袁答曰『臣當竭力報答皇上之恩。一息尙存。效忠不貳也。』帝見其忠懇之色。溢於眉宇。心大慰。遂卽發表一上諭云。『現在練兵緊要。直隸按察司袁世凱。辦事勤奮。校練認真。着開缺以

侍耶候補。責成專辦練兵事務。所有應辦事宜。着隨時具奏。當此時局艱難。修明武備。實爲第一要務。袁世凱當勉益加勉。切實講求訓練。俾成勁旅。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。』乃袁世凱方由帝處退下。而太后忽又召帝往見。謂康有爲在外詆毀太后。昌言無忌。乃大不敬。責帝立即拿辦。照大清律例。大不敬。當腰斬。帝處此。不得不爲保全康有爲計。乃親筆書一密諭。立派親信孫太監送至康寓。其辭云。『諭工部主事康有爲。前命其督辦官報局。此時尙未出京。實堪詫異。朕深念時艱。思得通達時務之人。與商治法。康有爲素日講求。是以召見一次。令其督辦官報。誠以報館爲開民智之本。職任不爲不重。現籌有的款。着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。毋得遷延觀望此諭。』

康得此。知事機已迫。不速避。將有殺身之禍。遂於初二日清晨。暗約

梁啓超出京。徑赴塘沽。搭英輪往滬。卽由英人保護逃出國外。及太后知康脫逃電榮祿下令通緝。而已無及矣。一八九九年中藍皮書（英史）曾載其事。

帝既密諭康有爲出京後。猶以爲有袁世凱助己。可冀其密謀之成功。初五日晨。御乾清宮。召見袁世凱。始告以所定密謀。命袁往天津。卽於督署內捕殺榮祿。隨帶兵星夜入都。圍頤和園。軟禁太后。並付以小令箭一支。爲執行帝諭之據。詎知袁世凱到津。非特不殺榮祿。而并以新黨密謀告之。於是榮祿立乘專車。徑奔太后處叩頭哭訴。求老佛爺（滿臣稱太后之號）救命。太后聞此。勃然大怒。立發展其陽剛勇毅之手段。隨卽召集滿漢守舊諸大臣。開祕密會議。議至夜半而散。決定仍由慈禧太后訓政。立將禁城之兵。易以榮祿之兵。而仍命榮祿回津聽命。翌日。太后假帝名義。先降一上諭。說明仍籲懇太后垂簾訓政之旨。一面使親信太監。奉太后命。囚帝於西苑內。

之瀛臺。使不得與聞朝政。一面下令捉拿黨人。爲一網打盡之計。於是譚嗣同。林旭。楊銳。劉光第。楊深秀。康廣仁等。俄頃駢戮於西市。卽世所稱戊戌政變中死事之六君子也。自是新黨之勢力消。舊黨之勢力復長。當軸皆以變法爲用夷變夏。而排斥外人之心理。因以日甚。乃釀成庚子拳匪之禍。

戊戌政變時之光緒帝與珍妃

光緒戊戌政變。慈禧太后既於八月初五夜間。召集親貴。定計幽帝于瀛臺。而帝猶在夢中。絕無所覺。翌晨五時半。御中和殿。披閱禮部所上社稷壇祭文。閱畢出殿。卽有侍衛太監數人。口稱奉太后命。引帝徑往西苑之瀛臺。未幾慈禧亦至。命帝前跪。嚴加訓責。聲色俱厲。謂帝曰。『變法維新

。本余所允許。不料汝胆大妄爲。一至於此。自汝五歲。迎入宮中。選立爲帝。撫養成。以至大婚歸政。汝受余之恩亦大矣。今乃忘恩負義。反勾結南方奸黨。密謀陷我。似汝大逆不孝。何以臨天下。今親貴大臣。皆請余重出訓政。無一人向汝者。汝試反省之。』帝俯首歔歔萬狀。不敢一聲。先是帝以皇后爲慈禧姪女。常疎遠之。獨寵珍妃。至是珍妃卽跪慈禧之前。請寬恕帝罪。勿加斥責。並言帝乃國人共主。卽太后亦不任意廢黜。慈禧聞此。大怒。立命左右摔往別宮幽禁之。而令皇后與帝同處。又以李蓮英部下太監。易帝原有太監。其平日帝所親信之太監。或處死。或發往軍臺焉。自是帝在瀛臺中。一言一動。皆爲皇后所監視。而無身體之自由矣。及庚子拳亂。聯軍入京。慈禧挾帝倉皇出走。臨行命李蓮英推珍妃入井中。帝雖爲之乞命。不顧也。從此寃沈井底。萬劫不復。迄今旅行北平者。過珍妃井而歎歔憑

弔。猶不禁爲之下淚云。

戊戌政變與慈禧廢帝

戊戌政變後。慈禧太后既囚光緒帝於瀛臺。猶以爲未足。乃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。召見王公大臣。議廢光緒帝爲昏德公。而另立端王子大阿哥爲新帝。時大阿哥年方十四。命大學士徐桐爲之傅。擬於翌年元旦日舉行登極典禮。嗣以拳亂擴大而未果。遂使一幕慘劇。編就而終不克排演。亦光緒帝之幸哉。茲錄滿州人景善日記中數節。可考見當日會議廢立事實。及大阿哥野蠻粗鄙之情狀焉。

景善日記言昨日除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尙書內務大臣外。又召恭王瀛貝勒

濂貝勒濤貝勒端王等入見議廢立之事。老佛（稱太后）曰。今上（指光緒帝）之位。國人頗有責言。謂不合於繼嗣之正。况我立之爲帝。自幼撫養以至於今。不知感恩。反對我種種不孝。甚至與南方奸人（指康有爲）同謀陷我。故我意必廢之另立新帝。此事於明年正月元旦舉行。汝等今日。可議皇帝廢後。應加何等封號。明朝景泰帝當其兄復位之後。降封爲王。此事可以爲例。太后語畢。諸人相顧無言。徐桐奏曰。可封爲昏德公。昔金封宋帝。曾用此號。太后意可。太后又曰。新帝已擇定端王之長子。端王秉性忠誠衆所共知。此後可常來宮中。監視新帝讀書。軍機大臣孫家鼐廷爭。請太后勿行廢立之事。言若行此事。恐南方有變。選擇新帝之意。常在太后心中。當俟諸萬歲後方可舉行。

太后聞之。甚爲不悅。謂孫曰這是我們一家人會議。兼召漢大臣。不過

是爲體面。此事我已告知皇帝。帝亦無言。太后命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。俟太后皇帝駕到。閱視立嗣之諭。其禮節則定於新年元旦舉行。於是衆大臣皆遵旨赴勤政殿。數分鐘後太后乘轎至。諸臣跪接。有太監數人隨駕。太后命在外等候。命李蓮英往請帝。帝亦乘轎至門外。下轎向太后拜叩。太后坐寶座上。召帝入殿。帝復跪下。諸王公大臣。仍跪於外。太后曰進來不用跪。令皇帝坐。又召諸王公大臣皆入。共約三十人。太后重述立嗣意。帝曰太后所說極是。我意亦同。此時軍機大臣榮祿以所擬諭旨呈閱。太后閱畢即發下。亦未與帝閱。議既定。諸王公大臣依次退。帝如在夢中尙不自知其將爲昏德公也。

景善日記又言一日大阿哥同太監數人。在頤和園空地。著拳匪衣服。練習拳術。爲太后所見。立即傳諭。令大阿哥入房內責之。並責大學士徐桐。

不用心教導。使扮成這不雅觀的樣子。此事爲端王告知剛毅者。

景善日記又言。瀾公來。告余一新聞。今日嗣子大阿哥呼皇帝爲鬼子徒弟。爲帝所聞。奏知太后。太后大怒。立命將大阿哥抽二拾鞭。端王甚憤恨。但畏太后而不敢言。

景善日記又言今日（五月二十九日）有義和團六十人。由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帶領。於六點鐘入宮。找尋二毛子。（指光緒帝蓋拳匪稱通洋人者爲二毛子）至甯壽宮門太后尙未起身。彼等大聲呼噪。請皇帝出來。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。此言乃端王所說。此時端王粗莽之狀。甚可駭異。或酒醉而發狂乎。老佛正吃早茶。聞外喧囂聲。羣呼殺洋鬼子徒弟。急走出立階上。諸王公及拳民聚於階下。老佛大怒。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。敢這樣胡鬧。你要知道。只有我一人有廢立權。現雖立汝子爲大阿哥。我頃刻就可

以廢去他的。你若以爲國事紛亂的時候。可以隨便胡鬧。就打錯主意了。趕快帶人出走。沒奉旨召見。不許隨便進來。端王大懼。叩頭請罪。太后命罰俸一年以示薄懲。

拳 匪 邪 術

清光緒庚子拳匪之亂。初起時。拳教師所操邪術。亦頗有驗。當日刑部尙書趙舒翹。奉命宣撫。曾親坐涿州縣大堂。觀看拳民操演。口噴白沫。如醉如狂。擊以鎗彈。竟不能入。因是乃得慈禧太后之信任。而稱爲義和團焉。據滿洲人景善日記言。「義和團臨陣時。各有一符佩於身上。其符黃紙硃書。繪一像。非人非鬼。似神似妖。有頭無足。面尖俏。但有眉眼。頂上放

四圍光。胸間書祕字一行。其意若曰。我爲冷雲之佛。火神在予之前。太上老君在予之後。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。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。右端書請瘟疫之神。口中則喃喃誦咒語。一般王公大臣誦習其語者甚多。卽慈禧太后亦知之。每日諷誦數遍。每誦一遍。則李蓮英在旁高聲大呼曰。那裏又有一洋鬼子。至義和團判斷人罪之法。亦至奇異。先對其人燒黃表。而審視其灰升降。以定生死。灰升則赦免。灰降則立殺。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導。用刀鎗向房屋大門上指畫。又向地上指畫。羣呼曰著。立時火燃。實則皆暗中預先布置者耳。」觀此。則當時拳匪之邪術。可見一斑矣。

李鴻章對拳亂之沈痛諫草

庚子拳亂。八國聯軍來華。慈禧太后以事機緊迫。非有熟悉外交之大員。不足以折衝樽俎。而弭大禍。遂立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。促借俄輪。兼程北上。是時李年已八十。由粵至滬。不卽赴任。特郵遞一奏本。直諫太后放任拳匪排外之失。其言至爲沈痛。至今讀之。猶覺懷懷有生氣。老臣謀國之忠。畢竟與趙舒翹李秉衡等之詭隨以取媚者不同也。茲錄其當日諫草如左。

其辭畧曰。自古制夷之法。莫如洞悉虜情。衡量彼己。自道光中葉以來。外患漸深。至于今日。危迫極矣。咸豐十年。英法聯軍入都。燬圓明園。文宗出走。崩於熱河。後世子孫。固當永記於心。不忘報復。凡我臣民。亦宜同懷敵愾者也。自此以後。法併安南。日攘朝鮮。屬地漸失。各海口亦爲列強所據。德佔膠州。俄佔旅順大連。英佔威海九龍。法佔廣灣。奇恥大辱。豈堪忍受。臣受朝廷厚恩。若能於垂暮之年。得覩我國戰勝列強。一雪前

恥。其爲快樂。夫何待言。不幸曠觀時世。維見憂患之日深。積弱之軍。實不堪戰。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。恐數千年文物之邦。從此已矣。以卵敵石。豈能倖免。卽以近事言之。聚數萬之兵。以攻天津租界。洋兵之爲守者。不過二三千人。然十日以來。外兵之傷亡者僅數百人。而我兵已死二萬餘人矣。又以京中之事言之。使館非設防之地。公使非主兵之人。而董軍（董福祥）圍攻。已及一月。死傷數千。曾不能克。現八國聯軍。已將來華。攜帶大砲無算。不知中國何以禦之。但有十萬洋兵。卽得京師。易如反掌。皇太后皇上。卽欲避往熱河。而今日尙無勝保其人。足以阻洋兵之追擊者。若俟彼至時。乃欲議和。恐今日之勢。且非甲午之比。蓋其時日本之伊藤。猶願接待中國議和之使。若今日任用拳匪。圍攻使館。犯列強之衆怒。朝廷將於王公

大臣中。簡派何人。以與列強開議耶。以宗廟社稷。爲孤注之一擲。臣思及此。深爲寒心。若聖明在上。如拳匪之妖術。早已剿滅無遺。豈任其披猖爲禍一至於此。歷覽前史。漢之亡。非以張角黃巾乎。宋之削。非以信任妖匪。倚以禦敵乎。臣年已八十。死期將至。受四朝之厚恩。若知其危而不言。死後何以見列祖列宗於地下。故敢貢其贛直。請皇太后皇上。立將妖人正法。罷黜信任邪匪之大臣。安送外國公使至聯軍大營。臣奉諭速卽北上。雖病體支離。仍力疾冒暑進行。但臣讀寄諭。似皇太后皇上仍無誠心議和之意。朝政仍在拔扈奸臣之手。猶信拳匪爲忠義之民。不勝憂慮。臣現無一兵一餉。若冒昧北上。維死於亂兵妖民。而於國毫無所益。故臣仍駐上海。擬先籌一衛隊。措足餉項。並探察列強情形。隨機應付。一俟辦有頭緒。卽兼程北上云。

光緒庚子兩宮出走情形

清光緒庚子。端王。剛毅等利用拳匪排外。致激動烈強公憤。八國聯軍侵入畿輔。當時北洋大臣裕祿。統兵捍禦。節節退敗。敗至蔡村。卽以手鎗自殺。而李秉衡所統張春發。陳澤霖兩軍。又不奉戰命。李亦仰藥死。於是聯軍自通州直趨京師。如入無人之境。慈禧太后在宮中聞警。立召王公大臣。開御前會議。擬與光緒帝同時殉國。議至夜半。未得要領。而軍機大臣榮祿力勸兩宮出京暫避。意遂決。

翌日黎明。太后衣藍色夏衣。椎髻跣足。僞爲農婦。帝則衣黑紗長衫。外加黑布戰裙。爲虞侯狀。各乘騾車一。太后之車。溥儀掛沿。帝所乘之車

。則溥倫掛沿。訓告車夫。嚴守祕密。設洋兵追及。當以避兵之農民對。臨
行前。太后封召集妃嬪宮監等訓話。不許一人隨行。而珍妃進言。謂帝應留
京監國。太后素恨珍妃不附己。至是。厲聲顧太監李蓮英曰。『速梓去投井
中。毋使多開口。』帝跪下泣求。股慄不已。太后曰。『此非講情之時。處死
一鴉鳥。庶使不孝者知所警惕耳』。語畢。立促帝登車。倉皇出走。而珍妃
則從此冤洗井底矣。此庚子七月二十一日事也。兩宮出走時。易服僑裝。輕
車簡從。既無羈縻之僕。更無行李之囊。維剛毅趙舒翹兩人。騎馬後隨。暗
中保護而已。第一日。行至離京七十里之貫市。宿回教堂中。第二日。過居
庸關行九十里。宿盆道口。均和衣臥土炕而無被褥。途中僅得麥粉蔬菜充飢
。欲求如漢光武之蕪蕪亭豆粥。殆不可得。及第三日。始由盆道口行五十里
至懷來縣。乃見有都中官員集此迎駕者。而老相國王文韶亦於後一日追至。

自此兩宮起居服御。有地方官進奉。稍減乘輿播遷之苦矣。

自懷來西行。當時隨駕者。貴胄則有端王。慶王。那王。肅王。倫貝子。繡貝子等人。堂官則有剛毅。趙舒翹。王文韶。溥興等數人。各部院司員。約共十一二人。滿小軍機二人。漢小軍機一人。神機營。虎神營。八旗新練兵。約千餘人。由馬玉崐統帥保駕。先往山西駐蹕太原兩旬有餘。嗣以山西荒歉。供億維艱。又省城不通電報。公文每多延誤。遂決計西幸長安。卽以其地之督撫兩署爲行在。集中政權。組織六部九卿。照常發號施令。嗣付奕劻李鴻章兩人全權。與各國議和。越年。成立辛丑條約。於是兩宮乃擇定七月十九日爲回鑾之期。蓋兩宮蒙塵於外。自庚子七月起。訖辛丑七月止。適爲一周歲云。

拳亂遺聞兩則

亡清光緒庚子。京津拳匪。樹扶清滅洋旗幟。到處仇殺教民。焚燬教堂。當時滿清王公大臣。竟深信不疑。且假以義和團之名。而端王自爲首領。并介紹于西太后。縱令與外國人爲仇。致激成八國聯軍攻占京城之禍。說者皆謂拳匪邪術。豈能成事。而清太后及王公大臣信之。何知識愚闇乃爾。殊不知拳匪初起時。其術亦頗見神效。有足令人迷信者。茲特記述其遺聞兩則。固皆言之鑿鑿。信而可徵。非余向壁虛造之說也。

吾邑前輩屠敬山(寄)太史。曾親遇拳亂。自北避歸。當日。在本城關帝廟前。組織羣學社。講學其中。余亦得爲弟子之列。隨班聽講。據屠先生云

。拳匪中有所謂老師父者。到處收領徒弟。蔓延日廣。凡有徒弟從師父學習神拳者。先令吞一黃紙硃書符籙。再向諷誦咒語四句。則雖五尺童子。亦頓覺力大如虎。所向無敵矣。屠先生當時。且嘗戲習其符籙咒語。親向其幼子施術。果立刻見效。其幼子竟如醉如狂。揮拳起舞。能高舉百斤之巨石云。此可信者一。

又老友王介公。當拳亂起時。方在津之北洋大學堂肄業。禍起倉卒。未及遠避。介公追隨該學堂監督丁家立先生。藏匿地窖中。得免於厄。月夜私出野外觀戰。遠見拳匪十餘萬人。各手舉一紅燈。(名紅燈罩)蜂湧而至。有女教主一人爲司令。主高台。手執紅旗一角。指揮匪兵與洋兵戰。洋兵開鎗。彈無有能中匪兵者。結果。洋兵殲焉。及後八國聯軍至。有一德兵。彈中女司令紅旗。拳匪乃潰。否則司令旗在。洋兵終無法以勝之也。此可信者二。

袁昶許景澄以反對拳匪被殺

庚子拳亂方熾時。慈禧太后惑於扶清滅洋之說。誤視妖人爲義民。縱令慘殺外僑。圍攻使館。廷盈諸臣。皆鉗口結舌。莫敢一言。以批太后之逆鱗者。獨太常寺卿袁昶。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兩人。毅然前後三上章奏。請太后嚴懲袒拳禍首。保護各國使館。可謂有膽有識。其尤有功於國者。當時太后受端王蒙蔽。曾降旨通諭各省。凡遇洋人。不論男女老幼。一律捕殺。以清亂源。袁許兩人。深知此諭一出。且立召亡國之禍。乃將廷寄各省諭旨中捕殺二字。私改爲保護二字。以弭大禍。其後爲李秉衡剛毅查出。告知太后。太后勃然大怒曰。『他們敢擅改諭旨如趙高所爲。當治以車裂之刑。』遂卽

傳諭。將二人斬首。行刑之時。袁神色自若。言曰。予維望不久重見天日。消滅僭妄。』蓋謂端王專橫凶僭。蒙蔽太后。終當消滅也。時瀾公監刑。怒斥之曰。『奸臣不許多言。』袁毫不畏懼。復大言曰。『余死無罪。若輩狂愚。亂謀禍國。罪乃當死。余名將長留天壤間。受後人之愛敬。』又轉謂許曰。『我兩人不久相見於地下。人死如歸家耳。君無苦也。』瀾公欲前擊之。行刑者乃立下其刃。袁許兩人死後。備受各國之崇拜。皆稱之爲勇者云。

趙舒翹爲庚子拳亂禍首賜死

趙舒翹。陝西長安人。字展如。清光緒間。由鳳陽府知府洊升江蘇巡撫。嗣又內調。實授刑部尙書。庚子拳亂起。慈禧太后。命往近畿一帶宣撫。

因迎合端王剛毅兩人意旨。覆命時。盛稱拳民之義。拳術之神。足以抵制洋兵而有餘。並奏請太后信任端剛。統率義和團以敵各國。卒致拳亂不可收拾。聯軍入都。兩宮西狩。國幾不國。不得已。向各國求和而爲城下之盟。第一條件。卽爲懲辦拳亂禍首。是時剛毅已病故。得逃顯戮。其餘如端王莊王毓賢啓秀等。或監候斬或斬監候或就地正法。皆革職治罪有差。而趙舒翹由是乃亦不免於死。

先是趙舒翹本爲太后所眷。蓄意保全其生命。僅定以永遠監禁之罪。禁於陝西臬署監獄。並許其家屬人等入監探視。以示優待。而列強必欲定趙死罪。方肯言和。趙係陝西人。鄉里士紳。聞趙將殺。大爲震動。卽日聯合數百人。上書兩宮行在。乞加恩赦趙。而城中鼓樓一帶。又聚集多數民衆。齊呼如趙就刑。必搶劫法場。以重民意。太后恐激成變端。乃賜趙自盡。命陝

西巡撫岑春暄往監獄宣諭焉。

趙相貌魁偉。體質堅強。本不易致死。又自恃得太后慈眷甚隆。聞上諭後。猶希冀太后將有後命特赦。不肯立時卽死。其夫人與以生鴉片烟一盒。僅吞少許。自午後一時延至三時。神色自若。毫無死狀。與家人戚友等。侃侃談身後事。維以老母乏人侍奉爲慮。岑撫聽其聲音雄壯清晰。去死尙遠。卽命加服砒霜。趙服後。痛極而踣。滿地打滾。繼呼家人按摩其胸。稍稍安定。但至夜間十一時。仍無影響。岑撫甚爲焦灼。卽對趙家屬曰「當夜五時。我要覆命。展如不肯死。奈何」。嗣有人獻計。謂用厚紙漬燒酒。塞其喉管。便可悶死。遂如法泡製。凡五易紙而趙始氣絕。慘哉。

拳亂禍首毓賢之死

庚子拳亂。滿大員中殘殺外人者。當以山西巡撫毓賢爲最酷。毓賢嘗對慈禧太后云。『臣境內洋人。可謂一網打盡。雖婦孺雞犬。無有倖逃者。』其言良非虛語。蓋當日毓賢。曾計誘其地外人。會集撫署。出其不意。悉數擒獲。以鐵索連鎖之。卽在署駢戮。維有一西婦。割乳後。忽逃去。乃死於城垣之下。其慘酷無人道若此。及後。和議開始。首以懲辦拳亂禍首爲先決問題。太后知不戮毓賢。列強決不甘心。故旣革其職。發配新疆。又復降就地正法之旨。委派按察使何福堃監刑焉。

毓賢排外。雖慘酷無人道。而其操守却非常廉潔。故深得地方人士之愛戴。行刑前一日。當地紳耆。特備盛筵以爲訣別。並於刑場掛紅以示尊敬。其時民間則徧貼請赦毓賢之標語。毓賢聞之。恐啓紛擾。特繕遺墨兩通。一安民衆。一以勗朝臣。其一大意謂『人臣殉國。妻妾殉夫。爲人之道。固

當如是。所悲者。老母年垂九十。幼女年甫七齡。無人侍養。有虧子職。何地自容。皇上有命。臣下理宜服從。予前殺人。今予被殺。夫復何言。第念予位至封疆。經歷三省。對於國家。涓埃無補。未免有負朝廷厚恩耳。其二大意謂「人臣負罪當誅。予此時心無他念。惟思一死足以爲榮。深願速死。免受牢獄之苦。聖恩高厚。愧無以報。予惟誠心冀望在朝同僚。設法挽回國運。以紓太后及皇上之憂耳。」觀此。則毓賢之人格。蓋亦有足多者。

裕祿崇拜拳匪之可笑

光緒之季。裕祿繼王文韶督直。當時拳亂初起。果能嚴厲制止。其禍決不至蔓延京畿。乃誤認妖匪爲義民。不特不加懲創。反崇拜之而奉爲神聖。

其智識之愚闇。抑何可笑。時有女匪首號黃連聖母者。本山東土娼。與拳匪渠魁妍識。遂入妖教。因其詭譎多智。亂黨乃推戴之尊爲司令。每出戰。聖母必高登司令臺。手執三角紅旗。指揮徒衆。各擎紅燈乙盞。口喃喃誦咒語。臨陣。名曰紅燈罩。謂鎗彈所不能入。以故一般愚民皆迷信之。在鎗林彈雨中。仍聽其驅策。勇猛前進而無所恐懼也。黃連聖母初到天津。乘餘皇。泊城北之大關口。四周圍以紅綾。中設神座。爲聖母所御。兩旁有所謂三仙姑九仙姑者侍之。爲傳聖諭。以決人間休咎事。一時閩動愚民。爭往問卜。相傳頗有奇驗。嗣爲裕祿所聞。信以爲真。特恭迎聖母入署。叩問地方休咎。聖母御道裝。乘八人肩輿至。裕祿跪迎入門。聖母既坐督署大堂。裕祿進見。行三跪九叩禮。禮畢。裕祿上言「乞垂憫生靈。拯救一方災難。」聖母大言曰「余已命令神兵神將。用天火燒盡夷兵。外患不久消滅。若毋憂。」裕

祿叩首謝。稍頃。聖母出。裕祿復跪送之。噫。堂堂北洋大臣。而甘爲妖婦愚弄若此。奇矣。維裕祿在任。操守尙有可稱。其後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礮臺。裕祿率兵敗退楊村。持手鎗自殺。至無以爲殮。僅得紡綢衫褲蓋棺焉。可哀也已。

劉坤一造福東南

清光緒庚子拳匪之亂。慈禧太后誤信妖人爲義民。竟恃以排外。而與各國宣戰。當時曾命軍機處。傳諭各省大吏。爲一致行動。獨我東南沿江海各省。卒未捲入旋渦者。果何以故。曰。兩江總督劉坤一保全之功也。蓋劉得慈禧排外諭旨。大不爲然。卽日電奏。加緊遞上。力諫慈禧中止。并私電軍

機大臣榮祿請其設法挽回。慈禧覽奏。仍不稍覺悟。隨卽加以硃批。謂「南北相倚。不可歧貳。唇亡齒寒。古有明訓。該督削平粵寇。久歷戎行。自必深明此義」云云。劉知慈禧固執。大禍旣成。不得已爲保全東南半壁計。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。兩廣總督李鴻章。及山東巡撫袁世凱。一致不奉慈禧亂命。相約維持原狀。與各國敦睦邦交。遵守中立條件。因得相安於無事。其後八國聯軍入京。兩宮乘輿西狩。西北各省。皆遭糜爛。獨我東南。七粵不驚。民衆皆得安居樂業。要非劉坤一保全之功不及此。此則飲水思源。我民衆之食其德者。要當尸而祝之。社而稷之者也。

洪憲史中珍聞

袁項城帝制自爲。改元洪憲。一般軍閥。皆主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。將伺項城閱兵時。演陳橋驛黃袍加身故事。某上將特先斥費五百元。製就龍袍一襲。以備臨時應用。而項城則以爲如此草率。不足壯國際觀瞻而見帝王之尊嚴。非效法漢高帝先令叔孫通增訂朝儀。綿叢習禮不可。於是籌安會首領朱桂莘乃組織大典籌備處於中央公園。卽日籌備一切。當向瑞蚨祥綢緞行另製一極華貴之龍袍。周身鑲嵌珍寶。而以夜明珠兩顆爲金龍點睛。價值共計四十萬元之鉅。使項城御此。登明堂。受朝賀。其煊赫爲何如。詎料雲南起義。反對帝制。登極大典。終成泡影。瑞蚨祥所製龍袍。卽將珠寶拆卸變價。由經手諸要人朋分之。至某上將五百元之龍袍。前以相形見絀。早棄置家

中。至是。卽賞給名伶劉鴻昇。以便登臺時扮演假皇帝之用。其大典籌備處所懸五大字銅牌。則爲美國古董家以萬元購去。聞已陳列彼國博物院中矣。噫。眞皇帝未御龍袍而出世。假皇帝竟得龍袍而登臺。大典籌備處甫卸下無價值之招牌。外國博物院竟視爲極貴重之古物。究竟孰眞孰假。孰貴孰賤乎。吾得而斷之曰。無眞非假。無貴非賤。天下事皆當作如是觀。

(二)

袁項城帝制自爲。改元洪憲。當時安福系諸人。特組織大典籌備處於北京。各出其心思財力。紛紛籌備。媚茲一人。而袁克定預備爲洪憲太子。尤異想天開。思以江南龍舟競渡之勝。表演於北京三海中。俾老父一觀昇平景象。藉以博其歡心。爰特命我邑人趙某爲採辦龍舟專使。攜貲二十萬元。尅

日南下籌備。先是趙某本一煤炭商人。向在我邑惠民橋下開設煤炭肆。清光緒末。客遊金陵。入漢冶萍煤礦公司服務。然其人雖市僧。而白皙美丰姿。善交際。目聽眉語。凡事能先得人意。故所與遊者。莫不一見傾心。尤長音律。管絃絲竹。色色精工。唱崑曲。更擅盛名。秦淮教坊中。皆奉之爲願曲師。時袁克定方以道員聽鼓金陵。暇輒爲狹邪之遊。因遇趙於桃葉渡頭。聽唱長生殿一曲。大加激賞。傾談之下。魚水相投。自此遂訂爲莫逆交。及項城稱帝。克定位居東宮。勢力彌大。立召趙北上。任以內政部僉事之職。實則仍以願曲供奉內廷。寵幸無比。克定平日。聞趙言我邑雲溪龍舟盛況。輒以未得躬逢其盛爲憾。至是。籌備大典。遂以採辦龍舟專責。屬之趙。趙銜命南下。挈隨員多人。儼然欽使身分。可謂煊赫一時。因在揚州。製成五色龍舟各一。舟中裝置。凡宮殿苑囿之勝。罔不具備。雕甍繡檻。綺疏洞房。

層層積疊。精巧絕倫。而旗幟幡幢之屬。悉以錦緞羅縠爲之。所費殆不資。又僱用州山塘式燈船。及金陵秦淮式畫舫多艘。一併專車運北。安置三海中。乃效隋煬帝故事。精選妙齡女郎多人。衣錦繡宮裝。持雕板鏤金楫。使在三海中日日操演龍舟。而袁克定則日與趙乘坐畫舫。淺斟低唱。容與中流。達旦通宵。姿意欣賞。在玉簫金鰲之下。歌曉風殘月之詞。令人真個銷魂也。方擬操演純熟。在太液池上開飛龍大會。爲洪憲帝慶祝。詎霹靂一聲。雲南起義。洪憲帝龍舟尙未寓目。而龍馭却已上昇。籌備大典。一場熱鬧。俄頃烟消。袁克定洪憲太子之迷夢從此驚醒。趙某內廷供奉之命運亦於此告終。可哀已。

民國四年。袁項城帝制自爲。改元洪憲。準備登極。北洋派軍人。爲之籌備大典。鋪張揚厲。思所以媚茲一人者。無微不至。深恐南方愛戴孫文。軍心不固。乃造作種種蜚語。詆毀孫氏。刊印小冊。散發各地下級軍官。以資離間。又特製五彩龍亭。供袁氏畫像其中。（畫像係海陸軍大元帥冠服。約長二尺許。）飭士卒八人共舁之。鹵簿軍樂導之於前。遴選軍官中有才辯者。率隊殿之於後。自燕京分頭出發南下。宣揚袁氏威德。沿途召集軍警。敬謹受訓。以消弭其反側之念。用心如此。可謂周密極矣。是年春。余適長靖江師範學校。一日。駐防營長康君。忽來告余曰。『明日洪憲皇帝欽使來。欲借師校大禮堂。宣講聖諭。請停課三天云云。』蓋余校大禮堂。卽舊日孔廟之明倫堂。前清教官朔望日宣講聖諭。廣訓必在此處耳。予不得已允之。屆日。其中將率隊至。當地軍警。皆列隊郊迎。及明倫堂。全體先向龍亭中

畫像。行三跪九叩禮。禮畢。懸畫像於堂上。某中將立其下開始宣講。全體軍警北面而朝。屏息以聽。氣象甚為肅穆。每講至一段落。奏軍樂一次。令全體軍警。擎鎗致敬。三呼萬歲。呼畢再講。如是連講三日。乃罷。據某中將言。又將往如皋宣講。瀕行。康營長設盛宴爲之洗塵。邀余作陪。余因得飽飫口福。殆亦受洪憲皇帝之賜歟。一齣傀儡戲。至今思之。猶歷歷在目。因追記於此。以備留心洪憲史者之採擇焉。

袁項城死於暗殺之異聞

民國五年。袁項城帝制自爲。改元洪憲。卒以蔡鍔雲南起義。各地響應。不得已而取銷帝制。愧憤交集。不久。疽發於背而死。此事固人皆知之。

然以余所聞。則微有不同者。蓋項城之死。實死於某軍閥之暗殺耳。緣某軍閥始終反對帝制。當時被項城禁錮燕京。蛟龍失水。困於螻蟻。雖不能遽興雲雨。然謀去項城之心。却因此而益急。偵知項城每晨必飲牛乳酪一盃。卽以重金賂其親信廚役。日躡入牛痘苗一滴進御。因同屬牛體產品。臭味相投。飲之自不易察覺。然積久毒發。臟腑潰爛。要可斷言。此惡疽之所以發於其背也。此種暗殺手段。不殺之以驟而殺之以漸。不燬其外體。而先損於內臟。真使神不知。鬼不覺。可謂神祕已極。卽項城家中人亦罕有知者。迨項城死後五六年。廚役始稍洩其事於外。而黑幕乃以揭開焉。噫！項城陰險狠。類曹阿瞞。其生前排除異己。動輒暗殺。如民黨要人宋教仁。以及揚州徐寶山將軍。上海鄭汝成將軍等。要皆死於其手。今某軍閥卽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宜矣。

清遺民簡純澤蹈海

長沙簡純澤。清末官山西。頗著政聲。自民國成立。清社以屋。純澤遂遁跡山東勞山之煙霞洞。不問世事。民國四年。純澤忽然蹈海。尸浮海濱。並爲漁人所得。其屍以絲網斂髮。腰間繫縞巾。包裹經文數卷及銀幣十枚。並有楷書絕命詞一篇云。『道德仁人。遇見尸身。卽掘土穴。深埋海濱。毋用棺木。藁葬以薪。面朝北闕。志繼先臣。經文殉死。願通萬神。馬鬣封後。樹一墓銘。鐫四大字。有清遺民。所餘銀餅。謝意聊申。』當日漁人據實稟官勘驗。因棺殮之而樹以墓銘。俾遂其志。余按絕命詞中志繼先臣一語。知簡純澤實係簡敬臨之子。敬臨原名桂林。清咸豐中與洪楊軍轉戰江西浙江福

建等省。以功累擢衢州鎮總兵。同治間從左宗棠爵帥征回。攻金積堡。中砲
破於陣。賜諡勇節。付國史館立傳。純澤不肯易節偷生。甯蹈東海而死。誠
不愧勇節公之後矣。今日禮教沉淪。廉恥道喪。朝秦暮楚。視爲當然。衣冠
中人。又誰復有以氣節相尙者。聞簡純澤蹈海之事。其亦知所愧否耶。

舊京關帝廟之靈應

北平正陽門外關帝廟。夙著靈應。自明代迄今。香火不絕。相傳廟中神
像。塑於前明天啓中。當時本塑兩像。一大一小。令日者占之。曰。『大像
不及百年當燬。小像則閱年愈久。香火愈盛也。』上不信日者言。特奉大像
於宮中。命宮監等朝夕供養。故盛其香火。而置小像於正陽門外。僅妥以三

極之小廟。意必冷落無人過問。勢難垂諸久遠矣。詎料崇禎十九年。闖寇入犯。思宗殉國。宮中大像。竟燬於火。而小像乃沿至於今。依然無恙。又以聲靈赫濯。凡往求籤者罔弗應驗。故香火之盛。有加無已。卒如日者所言。回憶前清甲午科禮部試。吾鄉莊紱秋（繪儀）沈友卿（同芳）兩先生。於揭曉前十日。曾同禱於正陽門關帝廟神像前。得一籤。有『直將猴犬換金雞』之句。及榜發。果同中進士。蓋沈固申肖。莊固戌肖。一猴一犬。皆換得金雞報曉之消息。則兩人同時獲售。神固早已言之矣。其後沈沒。莊弔以詩。有二語云。『猶憶正陽門外事。人間猴犬亦昇仙。』即指此事也。於此可見舊京關帝廟之靈應矣。

夢 異

莊子謂『至人無夢』。蓋至人胸次清虛。不着一物。自無所謂夢。夢之起也。必起於思。有所思。則腦電發動。往往能感應未來之事。印入其腦而成夢。所謂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』者是也。昔曾文正產生時。其曾祖竟希封翁。年已七十。盼望曾孫甚切。嘉慶辛未十月十一日。黃昏方寢。忽夢有大蟒自天空蜿蜒而下。徑入庭中。尾繞柱數匝而昂其首於梁。鱗甲燦然。作黃金色。令人不可逼視。驚悸而寤。則家人方以添曾孫來報。封翁大喜。即告家人以夢。謂此子爲龍蛇轉世。將來風雲際會。必大吾門。宜善視之。其後文正果掇巍科。膺臚仕。秉旄仗鉞。出將入相。爲有清一代名臣。且其終身患癩。時以兩手搔膚。坐處常滿膚屑。善相者皆稱爲癩龍之相。則大蟒之夢固有由來也。又左文襄未遇時。嘗夢應鄉舉獲解。意得甚。旣而連入禮闈不第。忽遭兵亂。出佐戎幕。運籌帷幄。克奏膚功。內外大臣。交章薦保。始則統

兵殺賊。繼則建節臨民。終則平定異域。坐鎮邊疆。其所歷宦途。初在東南山水明秀之鄉。嗣往西北關塞雄險之地。自此漸移漸遠。但見黃沙萬里。蒼莽無垠。卒統勁旅。掃盪邊氛。封侯晉爵而還。喜極而醒。方知是夢。是歲果中舉。自知無翰林望。會試兩次。遂不復北上公車。時洪楊之亂方熾。乃佐駱文忠戎幕。以軍功保得四品京堂。游升浙江巡撫。由是克服杭州。肅清關隴。平定回紇。開拓新疆。畢生所歷環境。一一與前夢吻合。奇矣。

又吾邑劉葆真太史。甲午會試。先夢天榜。第一名爲劉可毅。以毅字不祥。改名可毅。果中會元。及庚子拳亂。卒被匪慘殺。死於北通州。是亦夢之有徵驗者。由此觀之。則人世之貴賤榮枯。生死夭壽。要皆數中前定。其朕兆可夢以得之。又何必紛紛擾擾。日事競爭而不已哉。

心影

清咸豐庚申。洪楊之亂。姑蘇淪陷。城外南濠一帶。市廛悉化爲灰燼。居民死於兵火中者不知其數。迨同治二年克復。一般子遺。相率自外歸。葺治里宅。聊蔽風雨。有人在河邊瓦礫中。淘取器物。忽得一心臟形之物體。外皮甚堅。而內部則軟。羣相傳觀。不識其爲何物。嗣有軍人過。隨舉佩刀剖之。砉然截成兩半。見其中紋理分明。小樓一角。倚疎柳數株。柳下斜繫扁舟。篷窗半啓。中有一美少年。翹首而望。其視線適對樓窗。若有所思者。軍人奇甚。更刀切之。則各片。皆含是影。天然圖畫。栩栩如生。正不知其何以能致此也。

先是有楚州生者。翩翩濁世之佳公子。與金閨蔣生善。扁舟過訪。泊南濠柳岸下。一日。晨起。出艙閒眺。見柳陰中有小樓。一女子方奉簾傾水。彼此視線。猝然相值。生固驚女爲天人。而女見生。亦不自覺其水盆之失於手也。自此生每啓篷窗仰觀樓上。時見彼美捲簾。憑窗或臨書。或刺繡。終日默然。與生相對。眉梢眼角。若寓無限之深情者。然意態閑靜。絕不露半點輕狂也。楚州生亦頗涉遐想。方託蔣生探訊其究竟。欲與一通殷勤。以表愛慕之意。詎風聲鶴唳。聞太平軍已建國金陵。不日東下。遂解維匆匆返。未幾。太平軍逼姑蘇。金閨門外。頓作戰場。彼美之生死存亡。固付諸不可知之數矣。

至是。蔣生聞南濠某氏得心臟形之異物。急往索觀。照以顯微鏡。反覆展玩。則舟中美少年。酷肖楚州生狀。乃以重值購取一片歸。研究其成影之

故。而思索其究爲何物。久乃恍然悟曰。是必昔日南濠柳岸上。小樓中彼美之心也。爰緘以錦盒。密寄楚州生。生得書。不勝悲感。焚香拜祝。願生生世與彼美。成爲伉儷。祝畢而啓盒。則心影。業已消失。維見一泓碧血而已。奇哉。

生不相從死亦從

洪楊之亂。東南各省。蹂躪殆徧。人民倉卒避難。各自逃生。往往父子不相見。兄弟妻子離散。致骨肉終身不克團聚者。到處皆是。有如會稽金生定揚與其妻劉翠翠。以有情眷屬。結褵未及一年而遽賦仳離者。其事更爲慘酷也。

金與劉。生同里。年同庚。學同塾。又皆穎悟。同嫻文墨而深於情。當兩人同學時。卽相互愛慕。私心自許。兩小無猜。早已儼然夫婦。及長。翠專事針黹。不復入塾。其父母將爲議姻。輒涕泣不食。問其故。初不肯言。久乃告母曰。『兒早與同塾金生有嚙臂盟。誓不他適也。』其父母以愛憐弱息故。皆不忍拂其意。卽遣媒示意金家。金以劉富而已貧。恐女家責其聘問之儀。婚娶之禮。力有未逮。隨以『齊大非偶』辭。媒氏覆命。劉父母曰。『吾知擇婿。不知擇財。豈責財禮。第金姓清貧。恐吾女適彼。不習勞苦。莫若贅其子於家。』金父母聞之。喜出望外。允如所請。擇吉入贅。不費一文。以有情人成眷屬。鶼鶼鸞鷕。形影不離。其和樂爲何如也。

豈知新婚未及期年。而洪秀全革命軍起。江浙諸郡。相繼淪陷。劉姓倉皇奔避。而翠翠以纖足難行。金生左右扶持之。不及逃遠。突遇寇。劫持而

去。金生初欲投河以殉。繼念翠翠尙活人間。他日或有骨肉團聚之望。乃忍痛以行。

既而寇去。金生仍歸劉家。獨翠翠如逝水桃花。杳然無跡。金生乃拜別岳父母願出外尋妻。謂不得翠翠。誓不生還。自此往來江湖。備歷艱險。數月後阮囊羞澁。痛哭窮途。不得已。效伍大夫之吹簫。乞食吳市。自言『姓劉。名金定。有胞妹曰翠翠。兵亂失散。特出尋訪。』因索紙筆。詳敘事實。以告路人。適督學院巡捕某見之。察其書法挺秀。知係文人。因謂之曰。『吾學使如夫人。姓劉。名翠翠。年約二十餘。殆若妹矣。』言畢。遂引金生至院外。守候消息。巡捕某入告學使。詢之如夫人。果不謬。學使乃召見金生。并令翠翠出見。匿夫婦之情。而行兄妹之禮。彼此不能措一詞。但淚眼相覷而已。

翠日。學使召見金生。問之曰。『若妹知書。若亦能文乎。』生對曰。『能』。學使甚喜。謂署內酬應文字。正苦無人佐理。卽委生爲記室。另闢精舍居之。生素擅詞章。擣藻揚芬。竭盡能事。學使益愛重其筆墨。優禮有加。生亦安之若素矣。維其目的。專爲尋妻而來。而翠翠深入侯門。內外界限甚嚴。一見豈能再見。天涯咫尺。情何以堪。積思數月。天氣漸寒。金生乃綴詩衣領之內。賄囑小僮。傳達內室。令其妹開拆裝棉。翠翠會意。拆視得詩。痛甚。亦卽以詩答之。仍縫入領內。裝棉送還。生見答詩中有『生不相從死亦從』句。知翠翠以死相許。無復生還望。悲憤填膺。鬱極而病。呻吟牀榻。日益加劇。翠翠聞之。不得已。請於學使。出視兄疾。坐生病榻。以玉腕承生頸。生側首斜睇。雙淚承睫。默無一言。翠翠泣曰。『天乎。何慘酷至此。脫兄有不幸者。予亦不能久生人世矣。』生聞言。長吁一聲。奄然

而逝。學使憐其才。又因翠翠故。厚殮之。爲葬名山之麓。

翠翠送葬歸。傷感甚。不日亦病。及病革。自知不起。告學使曰。『余親骨肉祇兄一人。幸亂後重逢。托庇宇下。得以相見。今又客死。余何生爲。我死。君必葬我於兄墓之側。庶使旅魂有所依託耳。』未幾。翠翠果死。學使如其言。東西兩邱。宛然相對。後有知其事者。爲勒碑於墓曰。『同命鴛鴦。』

戲劇感人之深

戲劇雖小道。而演員藝術果精。則優孟衣冠。神情畢肖。能使觀者如見古人所爲。直接受其重大激刺。每見舞臺表演古忠臣烈士貞女節婦之行。臺

下觀衆。竟有爲之唏噓泣下者。則戲劇感人之深。有裨於社會教育者非細也。前清道光間。吳下迓青厓（鶴壽）先生。卓然經術大家。爲士林所宗仰。嘗因鄉里春社演劇。偕友往觀。適臺上所演者爲草詔一齣。描寫靖難兵犯闕情形。及方正學麻衣上殿。不肯屈伏。致被敲牙割舌諸慘狀。激昂慷慨。鬚眉如生。青厓觀覽未畢。忽號啕大哭。面不能仰。同人急扶之歸。嗣後遂不敢與之觀劇焉。古人忠烈之行。足以感人也若此。

又前清同治朝。四川督學使者某。因其祖太夫人某氏。六十誕辰。在署中張筵請客。演劇侑觴。某氏觀教子一劇。竟入內而自經於室。蓋某氏本青年守寡。撫有一子。卽學使某之父。其年甫十六七。卽得療疾。某氏憂之。檢其枕下。得淫書。知病源所在。急爲議姻。謂某女賢。某女美。維所擇。而學使之父皆勿欲。詢之再三。乃忸怩而言曰。必賢如吾母美如吾母者始當

吾意。某氏聞其子言。面爲之頰。益加愛憐。不忍斥責。私念先人血統。僅此一塊肉。病苟不救。澤甯不斬。遂不惜爲從權援手之行。定延嗣傳宗之計。自此日夕親視湯藥不離。一切瑣事。不假婢僕。越一年。學使之父竟死。而竈下婢乃以產生遺腹子聞。卽學使也。旣而婢不安於室。予以重貲。終嫁去。於是學使卽以其祖母爲母。鞠育顧復之責。一維祖太夫人任之。及成長。貌酷肖其父。而穎慧尤過於父。十八領鄉薦。十九聯捷入詞林。二十有六。簡放四川學政。奉祖太夫人某氏到任。適逢壽誕演劇。幕客意欲頌揚祖太夫人之德。苦無相當劇目。因點機房教子一齣。乃某氏以學使本非其孫。實卽其子。疑他人洞悉其隱。借劇諷刺。又見劇中人茹苦含冰之勁節。自慚失德。益無顏再生人世。故托言中急。竟入內而自經也。古人貞節之行之足以感人也。又若此。

由此以觀。則戲劇之關係於世道人心者。良非細故。願視編演者之藝術。何如以爲得耳。編演得其道。則足爲勸懲之資。編演不得其道。則反啓淫盜之漸。事有必至。理有固然。提倡社教者所不可不三致意也。

洪憲皇帝之謄黃詔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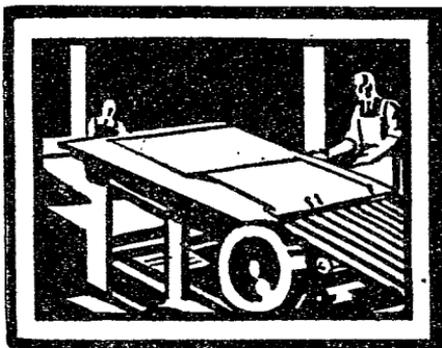
袁項城改民五爲洪憲元年。實行帝制。仿前清軍機處制度。設立政事堂。處理軍國大事。發布命令。不意蔡鍔突起雲南。聯合唐繼堯任可澄通電反對。是時年號雖改。尙未舉行登極大典。未便稱帝詔告天下。遂於一月七日。用政事堂名義。降下申令。申述改行帝制之由。通告各省民衆勿受蔡鍔煽惑。此項申令。實卽改元後第一次所發布之謄黃詔書也。當日各省文武長官

騎牆派居多。未敢遽爲發表。維山東督軍靳雲鵬巡按使蔡汝楷。奉令會銜。出示布告。吾友童君。時爲山東按署椽屬。因得一紙。保留至今。余觀其措詞。冠冕堂皇。令人動聽。可見項城當日之氣焰：并可見洪憲政府當日之人才。特未知究出何人手筆耳。或以爲楊度所擬：其說殆近是。爰照錄於左。天生民而立之君。使司牧之。以藐藐之躬。舉數萬萬人之生命財產。賴一人以保護之。舉數萬萬人之智識能力。賴一人以發育之。昔人所謂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者。責任何等重大。古稱神農憔悴。夏禹胼胝。憂勞過於平民。誠非虛語。矧在今日。爲競爭時代。爲君之難。百倍於古。倘視南面爲尊榮之地。元首爲權利所歸。是於立君本意。及爲君之責任。全未領會。卽此一念。必至誤國殃民。害及其身而後已。民國成立以來。暴亂之衆。狂妄之徒。各趨於權利之極端。爲非分之希望。或逞強力。或飾巧言。百計經營。務償厥

志。意若朝持魁柄。夕正首丘。亦所心願。其次即暫據一偶。猶足慰情聊勝。至於何以撫輯人民。何以統治軍旅。何以因應國交。概不之思。其暴烈分子。行同盜賊。惟利是圖。固無論已。卽號爲有政治思想者。但憑心理之倚偏。不顧事實之利害。鑿空向壁。大言炎炎。按之毫無實際。夫美錦尙不可以學製。顧可以億萬生靈。供其輕心試驗乎。回溯已往四年。此輩多入政界。底蘊畢宣。絕少表見。一誤再誤。害於中國。推原其故。由於此輩但知居高之尊貴。而不知應世之艱難。權利是爭。責任不負。鼎折覆餗。勢所必然。余昔養痾涸上。無心問世。不幸全國崩解。環球震動。迺毅然以救國救民爲己任。支持四載。困苦備嘗。真不知尊位之有何樂。無如國民仰望甚切。責備甚嚴。同爲國人。敢自暇逸。責任所在。盡力以爲。不恤一身。祇知愛國。皇天后土。實鑒此心。明知暴亂之衆。狂妄之徒。斷不可以謀國。然果

使中有傑出之才。可以治國保民。爲人民所信仰者。極願聽其爲之。余釋得此艱鉅之仔肩。詎非幸事。然能安大局環顧何人。爲智愚所共見。人民無罪。未可舉全國之重。任人試驗。實逼處此。無以諉卸。國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。終必慘烈相爭。倘有墨葡之變。必爲越韓之續。故謀改國體。冀可長治久安。文電交馳。情詞迫切。無非出於愛國之真誠。乃有蔡鍔之流。權利熏心。造謠煽亂。非不知人民之狀況。時局之艱危。但思徼倖一逞。償其大欲。卽塗炭生靈。傾覆祖國。亦所不顧。抑知國之不存。權利何有此等舉動。早爲國民所預料。幸而發覺尙早。不難隨時消滅。各省官民。僉謂國體。業經全國人民代表。開會決定。一致贊成君憲並同戴一尊。根本大計。豈可朝令夕改。斷無討論之餘地。籲請早登大位。速戡反側。同深義憤。萬口一詞。予以薄德。旣受國民之推戴。將吏之尊親。何敢再事游移。貽禍全國。

苟爲逆首。維有執法從事。以謝國民。著各省文武長官。剴切出示曉諭人民。分別順逆。各愛身家。勿受煽惑。自貽伊戚。各省長官皆能方保治安。軍人尤深明大義。均任守衛地方之責。務望各以愛國勸勉。恪盡厥職。以副予視民如傷。諄諄誥誡之至意。此令。



發 輔
展 助
營 商
業 家

精美之印刷。實為
現代商業所必需。
能產生優美效果。
引起讀者興趣。促
成購買動作。本公
司聘有專家。代為
設計。如蒙委託。
無任歡迎。

維新印刷公司

上海海甯路鴻安里
電話四三〇七號



寫作小說的六個平面

· 韋茵編著
· 卞其鏗校訂

▽

從來關於小說作法諸書。或偏重理論。或冗長難記。本書力糾此弊。剖解清晰。爲有志寫作小說者闢一成功捷徑。青年得此。無異攀登文壇之階梯。初版二千冊。十日內銷售一空。足證本書之價值。三版業已出書。即日發售。實價四角。特價三角。郵票通用。請向 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六一九號聯華出版社購買。

▲▲

太極拳練法的十二個基礎要則

本書作者卞人杰君，係當代國術名家，著有「國技概論」及「國術初階」等書。「太極拳練法的十二個基礎要則」一書，尤爲精深圓滿之作，並由褚民誼先生題封面，名貴概可想見。本書實價四角，特價三角，郵購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六一九號聯華出版社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桑海摭聞

每冊實價四角

著作人 武進 蔡焦 桐

發行人 鄭 希 濤

出版 聯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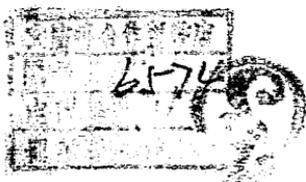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六九號
電話八一〇三六號

印刷 維新印刷公司

上海老靶子路鴻安里
電話四五三〇七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轉載

18



1.40